

LIFE with US

Start for us, Die for us, Speak for us



Special Paper Edition

Jun. 2020

#BlackLivesMatter

#HighSchoolers

#Coronavirus

#Speak

#Rainbow

#GenderEqual

#LGBTQ+

#Education

#Ican'tBreaThe

#Law



#Wecanspeak

Now Playing

Aal Izz Well - 3 diots

S. Nigan, S. Kirkire

2009

Under the Rainbow,
We are All Equal.



前 言

B站的《后浪》引起了全民讨论，我是一片批判声中被这个演讲感染的异类，无关消费主义，而是因为它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我一种信念感：我们都是被时代需要着的后浪。

高中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留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大众更愿意相信我们是垮掉的一代？我们作为洪流中的“后浪”，怎么叫醒在沙滩上装睡的前浪们？

作为力量最微薄的个体，很多创造者在做力所能及的努力，证明高中生们不再在社交网站上复制粘贴伤感语录，而是转为有组织、有形式、有技巧、有内容地传达思想，传达一个年轻的角度对于新时代的看法。

但是这种努力是艰辛的：在繁忙的学业里疯狂挤压时间留给写作时，在因为没有灵感抓耳挠腮时，在辛辛苦苦码好的文章只有几十个点击量时，也许我们也想过放弃，可这篇特刊证明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想向所有人证明，高中生不再是永远捧着辅导题的书呆子，也不是抱着手机被掏空思想的年轻人，而是充满了理想、包袱与激情。或许《后浪》里美好的景象离所有人都不远，就在高中生们深夜的灯光下。

小胡 from 独翅鸟



目录

CONTENTS

At Night	Darren / 01
Week 1	Darren / 02
Week 2	Darren / 03
Week 3	Darren / 05
Week 4	Darren / 05
废纸篓	Darren / 10
把咖啡藏起来	Darren / 10
别再入梦	Darren / 10
国耻，不该这样被记住	Darren / 10
今天学数学了吗 / 26	Darren / 10
Merkaun / 23	Darren / 10
人家有味是清欢	Merkaun / 23
有颗红心，我很满足	Merkaun / 23
键盘侠们，民粹和阴谋论可以休矣	Merkaun / 23
写给李冰	晚玉 / 30
何方	晚玉 / 32
人家有味是清欢	晚玉 / 32
有颗红心，我很满足	晚玉 / 33
键盘侠们，民粹和阴谋论可以休矣	晚玉 / 34
明星局长	豆豆 / 39
明星局长	豆豆 / 40
黑暗中，向往生的美好	豆豆 / 40
致谢	南卷雨潇 / 42
	143



At Night.

那天的我，是你。

我走过你的身旁，

不顾你的呐喊与惊慌，

我静静地看着你，

身上的血迹是那么的美丽与凄凉。

我抚摸着你的身体，

竟是如此的洁净无瑕，

我对你的求救置若罔闻，

因为我正忙于欣赏你的美貌。

啊，何有如此之景，

如你一般，如这血迹一般美丽。

我用手强压住你，

为的是造就更美好的幻境；

我用刀胁迫着你，

为的是成就更遥远的未来。

你突然停下了尖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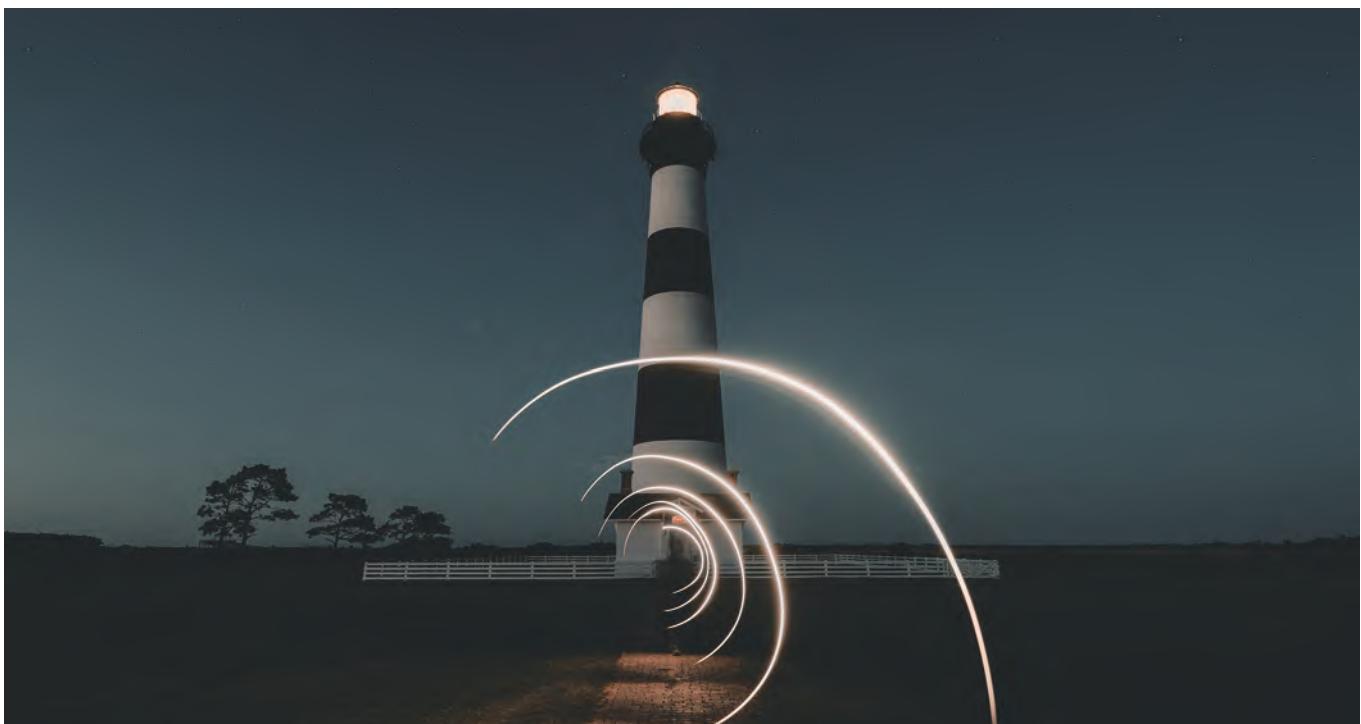
静静地 看着我。

我也放下了手里的刀，

静静地 看着你。

那天的你，是我。

献给所有受折磨的反抗中的人们。



文/Darren

Week 1(Hi, there)

Life is what happens to you while you're busy making other plans.

It's glad to meet you, old sport.

首先，谢谢你能抽出时间来观察我——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学生——的生活。

很高兴，也很幸运，这个公众号可以通过审核来让我发出自己的声音。一直以来我都在想，作为一个只会写不堪入目的作文的人，一个在他人眼中不足为奇的未成年人究竟可以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而终于，在这个公众号开通并且将写下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进入了下笔有神的境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位狄更斯，当然，在你写下自己根本不想写下的文字，比如作文的时候，他是不会出现的。而每当你终于冷静下来，自己一个人坐在咖啡厅或是家里的木桌前，抑或是你每日熟睡的床上之时，他才终于一步一步，慢慢地，静悄悄地走出来，用锋利的尖刀刺破你平凡而又开朗的虚假外衣，把你内心所淤积的肮脏的血凝块一并挖出，倒在你面前的白纸上，再点燃它，盖上自己的火漆印。那时的你，也就是现在的我，已经不复为一个“人”的实体，而是《罪与罚》中发疯的拉斯克尔尼科夫，是《人间失格》中撕去小丑面具的太宰治，是《理智与情感》中痴情而不善于理智的Elinor Dashwood。

我会尽量保持更新。当然，日记这种东西，不是每天都必须要写的。生活即是生活，不需要特意被安排，所以，周更——唔——至少对我，不太可能吧。

就这样。

晚安



Oct. 19, 2019 at home.

Darren

02

Week 2

Depression: a mental condition characterized by severe feelings of hopelessness and inadequacy, typically accompanied by a lack of energy and interest of life.

“讲得太模糊了。”

——“不，太具体了。至少，比中文字典里的‘无释义’好太多。”

Oct. 22, 2019, Week 2

03

看到网上雪花飘扬的景象后，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一个人的死亡可以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来自认识她，追过她的人，对于根本不了解她的人来说竟也是如此。

在思考这一问题之前，我的第一反应是——断开网路连接。不要再让无情的“雪花”飘落在网络这复杂的土壤上了。她的死已经说明了一切：她只想要一片宁静、自由的天空，让飘落的那一片雪花缓缓落在净土上，然后，慢慢融化消失。

这一步工作完成后，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场景开始了安静的思考。下定决心后，我向后退了一步，从我最不想开始的角度写下这篇文章——

下面，我将以一个曾经的抑郁症患者的口吻来进行讲述。

要声明的一点是，不是只有被确诊的所谓“患者”才叫做患有抑郁症。大多数人不是由于主观/客观原因未曾找过心理医生而没有“确诊”，就是在以死明志之前一直不被理解而直接跳过这一步。刚刚出现症状时我本人属于前者，当然，私下里我有找过心理医生并且确认了我的状况。我的症状持续不长，大概一年左右，这也使我有机会正常上学、写写文章。

起初得抑郁症的原因其实不是很复杂：有一个喜欢的女生，家里不同意，之后我基本上就处于黑暗状态了。有的人也许会问

“这事情也太正常了啊，你至于么？”抑或是“人人都经历过这种事情啊，为什么你就抑郁了？”的确，事情太正常，太小了，但这种事情开始之后，有的人总会一直看到社会的黑暗面，而趋向于忽略正能量的一面。时间一长，加上其他一些琐碎的小事支持简直就让这个进程堪比给自己的PC加装8Giga的内存，又加了M.2的固态硬盘。

后来，问题就开始进入严重的阶段了。到了这个我称为“中程期”的阶段，一切事务都会成为自杀的原动力：比如一句“你算什么”会直接让我想去“一跃解千愁”；别人一个异样的目光会让我独自坐在桥上3个小时。而又是在这时，周围的人却又近乎疯狂地无法理解我。有一个女生曾经住在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这就使得在回家的路上我们

可以共同走一小段，她也就成为那段时间里最了解我的人，是一个“soul mate”般的存在；然而这却引来了别人轰炸式的绯闻攻击。自己一个人静坐着缓解压力的时候，别人却跑来疯狂地说些奇奇怪怪无厘头的话来打扰我，我忍不了这种情景离开时，他还却又不忘记补一句“我哪里惹你了，切。”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时，进家门之前我的手上，或是手臂上某个地方一定会有一小块皮肤被划破流着血，至少也是破了皮。

后期是一个分水岭。一旦“想开了”，就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一旦“想不开了”，那就基本上解脱了，在一片圣云之中被耶和华带入天国。大部分人只需加以疏导，都会继续正常生活，唯一与正常人的区别是大大小小的精神衰弱等后遗症。在这段快结束的时光里，有的人，表面上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坚强，而内心却脆弱到不堪一击；有的人，表面上仍处于精神衰弱，而内心却已经坚强无比。第一种人，只要经过合理控制就可以恢复；而第二种人往往恢复很慢。可笑的是，这常常是由于常人天生的“关爱”泛滥成灾，对他们“特别关照”所造成的，而且常人还会认为自己做得“值得赞扬”。对于这种人，我常常是不予置评，只是稍稍叹气。

讲完这么多，我不知在你心中是否已经有一个答案。在雪花飘落的过程中，有太多的人和太多的事烦扰着她的内心；而到了她终于忍受不了肮脏的天空而要将落到地面时，又有太多的人用自己泛滥成灾的爱心特别关照着她，在天空中架设了一台巨型风扇

加速着她的灭亡。

如果我是一名法官，我会毫不犹豫地判定其为“他杀”，正如《非自然死亡》中被欺凌的男生一样。因此，她离开了，但不希望被打扰。这件事的关注点仅仅是“抑郁”么？不，对于人们更重要的似乎是她”明星“一面的消退。症状，仅仅是个附加条件罢了。正如哪一天，如果我死了，不会有人如此大篇幅地报道一样。

思考结束了。停下笔，晚自习也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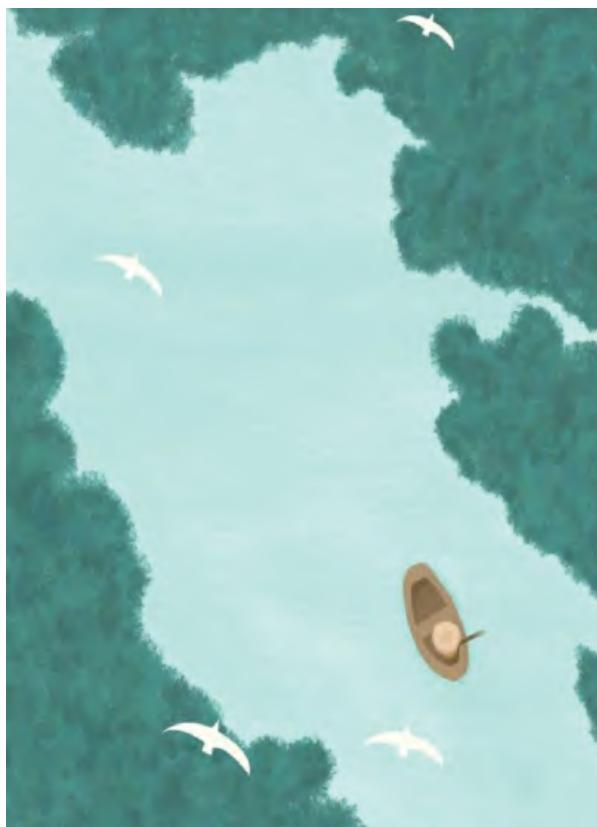
是时候好好睡一觉了。

就这样。

安。

Darren

04



[Claimer: 本人是中国公民，未成年，对他国发生的事件没有决定权。本文仅是发表一下意见，所有建议本人都会虚心学习，同时也接受不同的意见。]

05

一个周前的一天，我和家人正在餐桌前准备结束晚餐。突然，我的父亲戴着老花镜对我说，美国的杨安泽先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华裔美国总统候选人）说出了“我对自己亚裔的身份感到羞愧”的话语。我内心不禁一惊，因为我本人虽然还未成年，却也一直关注着杨先生的选举。他所提出的“全民福利制度”确是对美国人民有所利好；同时受SpaceX的马斯克先生全力支持杨先生的影响，我愈发觉得杨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成绩优异的候选人。也因此，我的第一反应是去调查事件的真实性。现在的假新闻的的确确太多了，已然多到川普都能够识别出假新闻的地步。寻找一番杨先生的推特后，我翻出了一条华盛顿邮报的链接。上面是杨先生为其写的一篇Op-Ed（专栏文章）。其题目是

Andrew Yang: We Asian Americans are not the virus, but we can be part of the cure

（杨安泽：亚裔美国人不是病毒，但我们可以成为解毒的药方）（本人自己翻译水平有限，请各位见谅）

仅是看到这题目，我本人已经有为杨先生鼓掌的冲动。杨先生在题目中的观点可谓极其正确。亚裔美国人自从冠状病毒在美国本土爆



发开始已经饱受偏见和歧视。是时候让亚裔美国人重新定位自己，让美国种族主义低头了。接下来我看到了前导故事

Last week I was shopping for groceries and preparing to hole up at home with my wife, Evelyn, and our two boys. There was an eerie, peculiar aura in the parking lot in upstate New York as night fell and shoppers wheeled out essentials and snacks. Three middle-aged men in hoodies and sweatshirts stood outside the entrance of the grocery store. They huddled together talking. One looked up at me and frowned. There was something accusatory in his eyes. And then,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 I felt it.

这里讲的是他在纽约购物时被三个美国主要族群（可能是白人或黑人，这里未提及）男性另眼相待。最后他用了“*I felt it.* (我感受到了)”，说明接下来他对此有感而发。我期待地看下去，想着华裔美国人终于要站起来了，要给种族歧视者看到华裔的力量了。

I felt it. I felt self-conscious — even a bit ashamed — of being Asian.

(我感受到了。我感受到了自我疑惑，甚至有一点羞愧——因为我是亚裔。)

我哑口无言。这就是华裔，或者亚裔，要做出的选择么？选择自我否定和自我羞愧，并对自己生来不是主要族群而感到愤怒和无奈？我怀着激动、愤怒和不解接着看下去。

…When comedian Shane Gillis slurred me by name, I did not think he deserved to lose his job. It barely registered when a teenager yelled “Ch*nk” at me from the window of his car in New Hampshire a number of months ago. My only reaction was to think, “Well, I’m glad that neither of my sons was around because then I might have to explain to them what that word means.”

(当喜剧演员Shane Gillis(原《周六夜现场》常驻嘉宾，因辱华而被开除)点名诋毁我时，我并不认为他应当遭受开除的处分。当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孩对着车窗里的我骂着“C”(一个辱华词汇，意为“眯眯眼”，是嘲笑中国人眼睛细长的形容词)想要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只是在想“还好我没有将我的儿子们带来，不然我就要向他们解释这个词的意思了。)

此时的我正坐在床边上，手里握着手机，眼睛里已经从渐渐愤怒变为了无奈与失落。我

不知杨先生为何要这样想。也许他有他的道理。但作为一个不谙(ān)世事的未成年人，我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做出反抗，我要向我的孩子证明我作为华裔，作为亚裔，是应该自豪而不是受人欺压的。不仅如此，我一定要向我的孩子解释这个词的意思。这不仅仅是因为要教会我的孩子知识与真理，更是要让他们看清这个社会的现实，让他们知道当别人说出这个词时应该反抗。因为我虽然只代表我本人，但我的模样、体征，我除了思想的一切都代表着我的种族。我是不能给我的种族抹黑的。这是从人类进入氏族社会以来从未改变的思想与正义。可能是杨先生出身含金汤匙，出生在家境较好的华裔家庭，天生对美国的认同感极高而本人又是华裔身份而不是主要族群而导致的。总之，我还是接着看了下去。

…Natalie Chou, a UCLA basketball player, said that she felt better when she wore her UCLA gear, in part because the association reminded people that she was an American.

(周小姐是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运动员。她说自己穿着洛城分校的装备时是最舒适的，部分原因是如此可以让别人知道自己是美国人。)

这是杨先生举的例子，其实也是真实情况。美国华裔或是亚裔常常不被美国主要族群所认同，所以经常被主要族群认为“不是美国人”而指指点点。这也是在美华裔亚裔普遍的痛处。他们出生在美国，生长在美国，却不由本国人民所认同——这往往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惑和无奈。对此我不予置评。

…During World War II, Japanese Americans volunteered for military duty at 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y were Americans. Now many in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are stepping up, trying to demonstrate that we can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Some 17 percent of U.S. doctors are Asian and rushing to the front lines.

(在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志愿加入军队来证明自己的美国身份。现在许多亚裔社区也正在作出举措来为新型肺炎带来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17%的美国医生是亚裔，他们正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也感到羞愧了。为杨先生侮辱日裔感到羞愧。

“……根据总统指示，德威特将军借口日本军队入侵和“颠覆的威胁”，先是对西海岸各州所有日裔居民实施“宵禁”。随后便展开了强制再安置行动。在设立拘留营问题上，美国政府遭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当时那些日裔美国人被视为是“垃圾”和“烦恼制造者”，很多州不愿意接待。拘留营只好设立在各州的为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上……”

“……1942年3月20日，美国西海岸日裔居民的大迁徙开始了。一大早，各州的军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来到日裔居民的家门前，城镇的许多街道上回响着诸如“日本鬼，出来”的喊声。每个成年人只允许携带150磅（约为68公斤）重的行李，他们的资产被“全部充公”，并且没有上诉或者抗议的权利。在大约3个月内他们全部“搬迁”到了加利福尼亚等8个州的11处拘留营中……”

来源：搜狐新闻—揭秘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遭囚禁始末。2012–2020 © SOHU.com Inc.

杨先生视而不见？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杨先生无所不知。但杨先生既然能够在文中写下这

样的文字，也就代表着他本人是知道这其中的历史的。杨先生能将其写成亚裔对美国身份的认同也实为一种本事。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当下，日裔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杨先生这篇文章并为他们的不满发声。我们向结尾看去，只见杨先生写下

…We Asian Americans need to embrace and show our American-ness in ways we never have before…

(我们亚裔美国人需要前所未有地为自己的“美国性”显现自己的忠心。)

当美国黑人同胞为“显忠心”来融入美国主要族群的方法而惨败并开始反抗时，杨先生估计正在忙于自己的事业而没有看到。当Canwen Xu小姐（华人，出生于南京，2岁来到美国，一直为华裔发声，强烈推荐她的Ted演讲）在华盛顿邮报当即发表文章反对杨先生这一观点时，杨先生应该正在为平权而奋斗着吧。多年以后，面对媒体大众，杨先生是否还能回想起写下这篇文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呢？

下面给出杨先生原文和Xu小姐原文，各位可以参考，辱华词汇将模糊化处理。仅供参考。

原文请见公众号或The Washington Post





觉，我先下手为强为前一天的晚饭点了外卖。虽然他们表示自己吃不惯想自己做，虽然他们口中不停地念叨着“家里的饭好

吃”但我还是看出了他们的心思。

他们的心里是很高兴的。

08

最近事情开始多了起来。

经常关注我们公众号和电台的各位应该都比较了解我了。我是一名准备出国的高中生，就读于青岛一所普通高中，现在11年级。也正是出国的缘故，最近需要准备很多事情——SAT（高考）、TOEFL（语言考）、AP（学术考）还有科研项目等等。反正算是没闲着。看着朋友圈的同学们都正考完了试忙里偷闲分享着自己今天的愉悦心情，我也只能无奈笑笑学着自己的文法赞叹着这是本好文法书罢了。

所以是时候给自己放个假了。

我一手策划了今晚的火锅——提前一天和爸妈提交了日程申请，在他们同意之后我去楼下的冰柜里面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羊肉（真的被压在了最下面动弹不得），找出了锅子准备着第二天的晚餐。

而为了让他们提前感受一下不用做饭的感

我爸妈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在小学的时候每一次当我和爸妈出去逛商店被同学看到时，他们的第一句话都无一例外是“爷爷奶奶好”。幸运的是我爸妈比较和蔼，也就认了爷爷奶奶的称号。之后到了初中我便了解了这个情况，在Open Day的时候和同学们都先说明这个情况以免尴尬。可是我自己并没有这么觉得。相反，我一直觉得我爸妈是最年轻的人。因为在我眼里，我爸妈有着太多其他家长不能做到的事。比如说在高考刚放开几年就考上了地区最好的本科学校；在工作没几年，也就是1980—90年代就共同创业，也就造就了我们现在比较小康的家境；到了50多岁还亲自到工厂管理生产情况，甚至还不停地搞发明搞研究，总而言之是没有人能比的。可是这话我从来没在他们两个面前讲过，取而代之的是“你

耳朵又不好了？”和“你怎么这都能忘了”这种缺点来代替夸奖。我知道，在外人眼里我这样做是“不肖子孙”的表现。可这也是有原因的——从我小时候有记忆开始，每当我在众人面前比较出彩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很谦虚，换句话讲就是用“他没有那么厉害”或者“就只是……罢了”这种话来代替对我的表扬。我不能说这全都是社会传统委婉思想的错，因为也有很多家庭很开放，“我爱你爸妈”这种话可以直接说得出口。但这对于像我这种在家连叫“爸妈”都以叫爸妈的全名取而代之的家庭来说，这还是有点不现实。我只能把这种情况归咎于我们家，更应该说归咎于我自己的内心对改变这一现实的软弱、无奈、无能为力。

言归正传，在和我爸妈确定日程之后，我就等待着他们准备好基本的酱料和菜品以便开始为数不多的家庭火锅聚会。

时间来到了今天的晚上6点30分。两人终于回到了家（这也算比较早的时间了）；我妈要先上楼和楼上的租户讨论停租的问题，我爸则一言不发准备着菜品。半个小时之后两人都没有任何的动静。这时我开始怀疑起准备的进度了，打开房门走到厨房，只见餐桌上只摆着豆腐和葱末，锅子静静地躺在书房的一角还没有拿出来，地上是刚刚买回来的卷心菜和蘑菇，火锅底料并没有出现在这一幕里，仔细一看是在地上的一个小袋子里静静地躺着，若无其事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这本应该是外国小说里形容女主人公家厨房和客厅里面的静谧和祥和景象，不知为何放在这准备着火锅盛宴的厨房里竟然一时显得那么自然。我突然想到这时自己该说什么，又突然想不起自己该说什么了。我一时慌了神，走到我爸面前想着提醒他

要准备的东西还有一大堆要加快速度，竟又一时语塞无法说出口。

我妈终于回来了。她慢慢摘下了口罩，洗了手喷了酒精准备洗菜。可是这菜也洗太多了，肉也还没切，一时间我竟分不清是火锅还是汤面。

我看着这一切，那么现实，又那么虚幻；我站在那里，无计可施，又望穿秋水。

他们老了。

我第一次这么真切地感受到。

我放下了手里的考试材料。那些对我来说曾那么重要的东西，一时间也只是成为几张废纸罢了。我扔下了它们，就赶忙着手准备火锅底料和酱料。

这世间有太多事情是知识承载不了的。

纸上写着的只是些理论罢了。纸上写不出来的，是一代代科学伟人的奋斗与牺牲。

还有一时间发现爸妈老了的我。

不再那么重要了。

晚上的火锅很愉快。至少对我来说很愉快。我不再说很多他们的缺点。我知道他们也老了，改不了了；我更知道他们更想要的。

他们更想要我体谅他们了。

刷完了碗已经9点。我写下了这些文字。

又要开始学习了。我再次拿起了被我扔在床上的资料算了起来。



文/Amalfitano

废纸篓

我，一个年轻人。我还有梦想，想吃，想玩，想做一直没来得及做的事，想去一直没来得及去的地方。我还想趁着没有受槌的日子，谈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我也有太多未竟的事业，我想像王尔德一样嬉笑怒骂，我想像加缪反抗这荒诞的世界，我想像康德一样追寻碧落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甚至还想像李白一样纵酒放歌，以墨消愁……看起来，我有太多的事情想做，像繁星，宇宙无数缤纷而又易陨的星球。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太迟了。我应该是反复考虑好了的，一切都将会结束，不会太光荣，不会太壮烈，在他们眼里，这甚至是可笑的。“看哪，那家伙说要去死！垃圾。”这可能引起班里哄堂大笑。如今，我已不想再责怪他们，一种人有一种人的活法，现在我倒希望那样人能像现在一样快乐，只是待人再和善些，一定会更好。

吕傲 2021年5月4日
新时代中学 后院

W？那个怪胎！你问他干嘛？说实话，他整天神神叨叨、傻不啦叽的，一个人傻愣愣地坐在那，啥事也不干，就整天瞎寻思。天知道他寻思了个啥！说不定呢，什么也没想，木讷

讷的大脑袋，谁谁说半天也不答应，答应了也反应得很慢，我倒是想到了《白日梦想家》里面的“控制中心呼叫汤姆上校”[1]——他就那样，不理你，连句抱歉也没有，还不时髦，抱本几十年前的破书，鬼知道他干啥啊！不过前一阵子有人说他信教，因为看个什么，郭尔克，什么，凯[2]的书。这怪东西！然后，然后他们就去嘲笑他啊，用书上的东西嘲笑他，用这个经，那个教来嘲笑他，最后竟然还能用马克思、社会主义来嘲笑他，抢来他的书装作一副虔诚的样子，我们就跟着笑。不过我可参与的不多，我不知道那些没有意思的人名啦、书名啦之类的。不过这个草包倒也真能忍气吞声，慢吞吞地拿出书，慢吞吞地接受他人的讥笑。嘿，说不定会在哪个角落里哭呢！我懒得管，我只管什么能让我开心，我才不管他咧！脏兮兮的家伙，跟头狗熊一样，尤其是他的嘴唇和屁股——肥得流油，幻想自己是什么诗人、逸士，看起来就不够格。嘁，哼。长得那么难看，行为又那么奇怪，那么呆，那么好欺负，我不欺负，别人也会欺负，这个世界上，格格不入的人是活不下去的，能做的只有随波逐流。看着吧，等他们到了社会上，也有人会欺负他，如果 he 因为受了磨炼有了抗打击能力，还得感谢我们呢！

对了，嘲笑W的时候，我可不缺朋友：几

[1]原为大卫·鲍威的歌。[2]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神学家、作家。

个人，发现他很奇怪，啥啥都很奇怪，很可笑，这就是我们成为朋友的资本咯。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原先的那些人好像泄气了，不再那么有趣了——可能是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有来学校。于是，这个团体开始解体，变得生疏又冷淡，当我玩的时候，他们不跟着我了……他们有了新的领袖了么？我的威风又被哪个贱家伙抢了？我不知道哇！而现在，当他们不理我的时候，我也嗔责他们的无趣和软弱。怎么不一起玩了啊？可我不稀罕他们，不是么？那些喽啰，那些杂种，他们不懂我，他们不理解我，他们把我当成怪物，他们想把我一个人晾在台子上，他们这个团体，只是把我解离了出去……

他们不理解我了，就像我曾经不理解他…

…

11

杨文儒 2021年5月4日
新时代中学 校门口

是的，应该说是的。

我瞧不上他。我讨厌他。我欺负过他。我嘲笑过他。

“凡离群索居者，不是圣明，便是野兽。”我并不认为他是圣明。他是个野兽。可以说，他是个十足的小丑，自视清高的小丑，“可以说那种微妙的自欺，”我不认为他可以看得懂他手上的东西、他腋下夹着的东西、他时刻读着的东西、他用以炫耀的东西。他是个蠢蛋，我一贯认为。噢，耶和华啊。看看他看的是什么？乔伊斯啊！康德啊！卡夫卡啊！没有人能看明白这些的——至少高中生不能——因为我看不懂。这就能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

自欺欺人的小丑。滑稽的小丑。肮脏的小丑。说真的，我发现小丑这个词好像有某种双关的意义。

这个小丑，出身潦倒家族的小丑，他整天都晃晃荡荡，抱着书，驼着他那个永远直不起来的后背，一只胳膊摆来摆去，在各种场合招摇过市。噢。他的嗓音。我不认为他的嗓音很好听。他的嗓音就像污秽的工厂排出的黑烟，又像无比粗糙的砂纸，或者邪恶加工厂流出的绿色的浓膏。这是他的嗓音，令人生厌的嗓音，如果他切真渴望步入大雅之堂的话，最好割去那条声带。我不开玩笑。他一定认为那些举止好看极了。实则不然。根本就不好看。凭我对他的分析，他一定拼命地希望得到关注。实则不然。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除了他那一群基佬朋友。抱歉，我说了脏话。对了，作为一个真正适合文学的人，不该像他那么粗俗。猩猩般招摇过市。他是个猩猩。

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说，时间来得及。这个小丑——他的确和小丑如出一辙——是个恬不知耻的人。“因为他们无力。”他但凡学到一点，总想千方百计地把这些东西加到他的无聊的小说上去，我看过了几篇，有好几篇是抄的。抄加缪，抄贝克特，抄尼采，抄王小波……他是个骗子，无耻的骗子。“最精神性的复仇动作。”他总写些奇怪的东西，不符合主流的东西，只有异类才会涉及的东西，是疯人、痴呆、乞丐的理想。“奴隶道德的起义”。噢。可怕的盗贼，他照搬了那么多人的思想，可从来没有自己诞生出什么东西来，即使诞生出来，也是牛鬼蛇神，如此而已。

你也看出来了。我讨厌他。

他的塑料般先锋派的风格。他的目空一切而慵懒的动作。他的拾人牙慧的伪君子的嘴脸。他的磨刻人心的嗓音。他看书时似懂非懂的得意神情。他随时随地都竭力伪装的可笑的诗人模样。他的眯眼。他的双手交握。他的两臂环抱。他打哈欠。他的懒腰。还有。他的跑。他的跳跃。他的玩笑。他的打闹。他的沉思。他的游戏。他的伏案写字。他的踱步。他的散步。他的观察。他的久坐。他的手在空中比划的样子。他演讲的样子。他逗乐别人的样子。他课题报告的样子。他回答问题的样子。以及他给他的跟班们讲“教义”的样子，那种装模作样、虚张声势的姿态。

对我这样的人而言，面对W，这种狂妄的、滑稽的、可笑的、羸弱的、卖弄的、粗俗的、自视清高的、不自量力的、虚张声势的、华而不实的人，我必然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使他，清醒。

于是，在那一段时间，我一直琢磨着去对付他。“认识你自己”，或者，好听点说，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

我认识了姓吕的那个家伙。

吕傲也瞧不惯W，觉得他装腔作势、冠冕堂皇，虚有一身没有意义的期盼，实则只是个不明事理的小丑，连自己的身份都琢磨不透的怪人。

我们嘲笑他。我们愚弄他。我们冲他竖中指。我们冲他摆架子。每当他孤零零地走着，我们几个三五成群地大声谈论他，谈论他怪异的举止，哪怕再细小的格格不入也会被我们讥笑好久。我们朝他的黑色背影投去锋利的目光，再用轰鸣的咒语中伤他呆滞的脑袋。没办法，弱者就是这样。我要让他认识到，他弱不

禁风，像一只兔子逃不过鹰的抓捕。人生就是这样，就算请求神的帮助，也一样无济于事，就算是克尔凯郭尔这样的教徒，也难逃贫穷与病痛的冲击。

2021年，四月的某一天，死了只乌鸦，我发现的，当时有只云雀在附近的低空嘎嘎地叫着。我从未听见云雀有如此喑哑的叫声和如此巨大的扇动翅膀的声音，同样，我也从未见过乌鸦竟有几片羽毛能和吐出的鲜血一般殷红。死去的乌鸦，双爪痛苦的勾抓着，僵住，挺直，尖爪泛寒光；他的双眼直勾勾的盯着前方，似乎想要冲出来，深邃的黑影像膨胀着的黑洞，或是柏拉图形而上的洞穴；双翼猛张，肌肉还僵着，两翼的色泽青得扎眼。可以做成标本。可以卖给博物馆。当时没有人看见它，人们匆匆走过。后来我把它埋了，葬在一个更加人迹罕至或无人注意的地方，葬在可以被称为荒野或贫瘠之地的地方，葬在行路人的脚下。

因此，下午的课，我迟到了。伴随着亡鸦幻想中的鸣叫，我经历了极度耻辱的下午。

“痛苦即生命”，死亡亦是，可有的时候，悲观也不足以强大到承受生活的痛苦，他们就像波德莱尔遇到的七个诡异的小老头，使人的理性难再守住船舵，在茫茫恐怖之海上漂浮。”人类想象自己是兰波^[3]，这差不多等同于“人类想象自己是巴列霍”以及“人类想象自己是杜甫”，然而，大部分人最终仍是“诗意栖居”的堂吉诃德，飘啊，飘啊，没有一丝衰荣地活着[3]，等到繁华落尽，生命给他们种上了黑色的罂粟，如同一张残破不堪的废纸，落入废纸篓，这万物的迷旅。

简单来说，我很愤懑，我因为埋葬一只飞

[3] “衰荣”“和”或者“不是语病。

鸟而受到了惩罚。那时的天，是阴暗的，一切都在离我而去，像那只隐喻中的乌鸦和云雀。

当时我就问自己，我明明没有错，甚至出于善意，我亲手埋葬了与我毫不相干的鸟儿，我凭什么受罚？

我凭什么受罚？这问题乌压压地碾过我的脑海，没有征兆，没有意识，它成了一片嘈杂的声音，众口铄金的调侃，战火中的哭喊，十几年来无数张脸在我面前的责骂，众教徒异口同声的低语，神秘的宗教仪式，笼中的困兽，临刑前的祈祷，越来越响，越来越模糊，它象征了灾难，是坡的泄密的心[4]。

五十弦瑟渐渐消停了颤动，取而代之的是几声机械般的轰鸣。我睁开了眼。

“呦，又看什么书啊！赫尔博斯[5]是个什么鬼东西，”又是吕傲那个家伙，“跟文学一样没用的东西。”他一把抢过W的书，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封面，随手翻了几页，翻书的风吃过网络上流行的发型。W本来想紧紧抓住书的，可只是抓了个空，抬头看着吕傲，嘴中发出憋气的声音。此时，吕傲的目光也凶狠起来，轻蔑地死盯住W的脸，拿书的手高高举起，“嘭”的一声，《老虎的金黄》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听到骨头碎裂的巨响，那是“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沉默良久，W才慢吞吞地从椅上坐起，他吃力地蹬着双腿，像要表现出坚决的姿态，却还是像《下楼梯的裸女》或未来主义画作那般的动作那样挺直了躯干，勉强与吕傲平齐。我猜他心里害怕极了。周围几个人的目光纷纷投向这里，有的是吕傲的兄弟。“反了你了！”吕傲吼道。我的身上，当时，出了汗，那是放学的时候了，没什么人管，姓吕的随时可以把W拉出去痛打一顿，

“我不稀得碰他。”他曾经说过。场面僵持了一段时间，W可能就要站不稳了，可拳头攥了起来。他知道，他可能会做傻事。

“哈，哈哈。”就在所有人都闭上眼睛的时候（除了吕傲的跟班们）[6]，前方爆发出来了一阵笑声，没有吕傲那般的骄横跋扈，反而夹杂了几丝颤音，像是冰人奥兹的最后的自嘲，或是斯科特临终的苟延残喘。W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嘴唇艰难地撕开，眉头上翘呈“八”字状，头也慢慢垂下，最重要的是，他的握起的拳头也放松，垂下，像个早殇的婴儿的手。我的感觉，仿佛喝了一口冰醋酸，灌了几缸酒，注射了几瓶麻醉剂，又吸食了几包海洛因。我大概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笑容，这抗争了之后又不得不妥协的笑容，这象征了年轻人的梦想的笑容，这预示着人类一切美好思想走向深渊的笑容。我想到了多年以后，当我们聚在一起，抱怨生活的不公，然后抱怨赔给客户的违心的笑脸。厄舍之府轰然倒塌于我的面前。

“对不起”他叹口气，“哥。”然后慢慢缩在椅子上。《下楼梯的裸女》。他看着吕傲在书上踩了一脚，看着他扬长而去。

再然后是一片死寂，每个人都干起了自己的事。

我那时像W一样呆坐在椅子上，注视着那本皱巴巴的《老虎的金黄》，心中莫名升起一种无力感和虚弱感，不知道夸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一夜之间，梦想怀上了现实的孽种，生下了卡利班。恶心感油然而生。W比我提前去了厕所，回来时，脸上挂了满满的水珠，可能是洗了把脸，也可能躲进厕所抱头痛哭。黄昏时的霞光给万物镀上一层薄薄的金箔，也给他的两颊照上一层殷红，在水珠的衬

[4]爱伦·坡《泄密的心》。[5]应为博尔赫斯。[6]括号内为叙述者后加。

托下，他的脸如同一幅印象派的画作，散发出一种骤然模糊的疏离感。

慢慢地，他走到我的桌边，把手在衣服上蹭蹭，弓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拾起那本书，郑重地把它放在手上，双手一并，捧着书，就像捧着一叠鲜血浸染的红旗，为他吹去身上的尘土，又庄严地将它放在桌子上，沉吟着它的衰荣，它曾经象征的一切。

那个时候，我毛骨悚然的看着他，后背瘫在椅背上，双腿向前摊开，像个死人。

而他呢，失意地凝视一会书，随便便伏在桌子上，趴下，双眼紧闭，沐浴在温暖的葡萄酒色的霞光中，像一只遍体鳞伤的流浪的野兽，安眠在永恒的逆旅。

也许最后，我只想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我在谈话开始时说的，“离群索居者，不是圣明，便是野兽。”

さよなら，我没有时间复习了……或者说，我为了复习，没有时间再看书了。

**方政义 2021年5月4日
新时代中学 高三（13）班内**

没有，当然没有，我怎么可能嘲笑过他呀。

不过，要是说讨厌，倒也有那么一点，只是意见上的不一，没有发生过像吕傲、杨文儒、张自深、冷心茗他们那样的冲突。毕竟，我尊重一切人的想法，人生而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生而具有平等的权利、自由思考的权利。

要是按照我个人的看法来看他的话，我认为，他的有些想法很幼稚，不成熟，而也有的

[7]奥斯卡·王尔德语。

想法呢，完全是不正确的，甚至违背了很多道德、政治上的法则。不过他看的书很多，我能看出，他是不想在这个社会上丢失自己，可方式嘛，很愤青，从他看的书里可以看出。可他毕竟才是孩子嘛，不成熟的情况很多。至于他的人品，并不坏，只是太内向了，不太喜欢和别人交往，让人看上去像故作高深，这也就是为什么吕、杨之党那么看不好他，从一般时间的交流来看，他是个愤青，不成熟的愤青，把握不好自己的位置，使得自己在左右之间倾斜不定，常常迷失自己的方向。

我想起总书记的一句话：“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回头来看W，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个悲观主义者。一天到晚，他给人的印象总是无精打采、四肢乏力，完全没有当代青年中学生应有的朝气与活力，让人看了不舒服。放到以前，人们形容这种人为“就跟人人都欠了他钱似的”；当然现在没有这种情况，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想想看，一道道政策下来了，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人民的精神大受鼓舞，撸起袖子加油干。这就是正能量，这才是每个良好公民应有的反应，长此以往，贫困、痛苦会从世界上消失，人民的愿望都会有所满足，每个人都加把劲，推动祖国的建设。正能量就是回报社会的感恩精神，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样说的话，W明显不具有这种象征公民身心健康的正能量。这是不对的。我常常想，他看了一大堆书，总该有点思想觉悟，可他没有，反而说我们“活在梦中”。“奚落是庸人对天才的颂歌。”[7]他常说这话，同时把脸阴过

去，撇撇嘴，接着读自己的圣贤书。如今，我有时也想引用王尔德的这句话，质疑他的傲气。当然，我并不是想说我是天才。人民才是天才。而王尔德的象牙塔上的牢骚劲，不比马克思来得高尚。

邓小平曾说过：“我相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同样，我也相信，世界上幸福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引导。要我，一个从未学过哲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哲学的顶峰，人的思想经历了无数次唯心主义的破坏，终于回到它应有的样子：世界就是物质的，不可能是精神的，因为你无法凭空根据想象造出什么，也无法证明世界都围着你转，或者无从得知意识是怎么产生出物质的——真奇怪，那么多错误竟延续了那么久，不过也多亏了马克思终于找回了真理。这是老师教给我的，我也坚信老师说的是对的。可W不一样。他在课堂上反驳老师。抛开不尊敬老师的问题不说，他的思想也是有问题的，况且他读了那么多哲学书。

那么下面我还是举个例子吧。

有一次，他抱了一本厚厚的书，是一个德国什么哲学家^[8]写的。趁他出去上厕所，我没忍住好奇，翻开大致看了几眼。开头就是一句“世界是我的表象”，还承认这是真理！要不是对哲学家的尊敬，我就笑出声来了。前面几页没看进去，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可能不是：因为我找到了原来看《资本论》的那种晦涩之感。往后翻，我看到了意志之类的。不过这意志好像是佛或上帝，神乎其神，虚无缥缈，一点也不真实，让我想起政治书上举的反例。第三部分有关艺术，我稍稍可以明白，

^[8]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但作者竟然把艺术的地位放到如此之高，而对经济、政治避而不谈，这是我难以理解的。再后来，我看到一大堆“肯定”“否定”，还有道德种种，这个“愤青”作者，把利他、损己说成“非义”，又把利己说成是“义”，这是反人类的思想啊。我当时便认识到这点：他的思想问题、症结在此。唉，迷茫的年轻人。书的后面又是“痛苦”，又是“虚无”，太悲观、太虚伪，不切实际，想必这也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社会很美好，世界好人多，一切正在走向富强与和谐，“人之初，性本善”，多有道理啊。可是这种人偏是疑来疑去，无病呻吟，杞人忧天，臆造出痛苦，还要怪社会，怪哉！惜哉！

当然，对待这种不正常的歪理，我也已经保持我的雅量，规劝、引导一下他。

于是，我抽出一张黄色的便签纸，写上：

世界很美好，但应是物质的美好，望君认清现实，不再迷茫。

推荐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当然，我尊重你的想法。

然后贴在书的第一页，再原封不动的放到他的桌上。我的心中升起一阵默叹。不久之后，他回来了，用纸认真的把手擦干净，捧起书，翻开第一页，脸上的表情由严肃变成含蓄的笑，闭上眼睛，把便签纸取下，泛着异样的笑容把纸放进桌洞。我还是希望我的建议可以帮到他。我静静笑着。

那事，到最后，是以并不友好的方式结束的。我本来以为他会接纳我的建议并追求上进，可他并没有，他顽固不化。那一天，他依然在看那本书，看得连连叫好，振奋不已。当时，我也有了一种放弃的态度，任由它继续下

去。谁知，第二天早上，当我打开政治书时，发现了昨天的那张纸条，只是在反面写了字，正面被涂上了胶。我眉头紧锁，心怦怦跳，用某种难以忍受的心情读完他写的字：

望君能够写出一本充满快乐的大书，
以至于每个读者都充满幸福[9]。
你也是赣第德[10]，在等待着戈多。

那一刻，我想到了巴黎公社，想到了中国的革命，想到了拉丁美洲的政变，乃至一切令人敬畏的革命中每一个牺牲的人。五味杂陈之中，我尝到一丝来自这个和平年代的令人心寒的酸涩。我用拇指和食指关节攥住这张战书，仰视W和别的同学玩耍的身影，回想起他的每一次论战与掌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是一根刺，扎得每个人发慌，尖尖的嘴巴在每一个人身上剖一个洞，叫他们鲜血直流；兴许这疼痛可以引出泪水，泪水满盈，折射阳光，他们看见黑暗。

当时的景象太奇怪了，对我来说更是离奇。那感觉持续了一阵子，那几天做题常常出错，爱慕的女孩找到了心仪的伴侣，考试失利……毕竟只是一阵子，如今，我回来了，继续健康地用笔写下快乐的大书与激昂的青春礼赞，痛苦与不幸不能伤我分毫，泪水与黑夜也只是匆匆过客。我好了。我精神充沛，我乐观向上，我有了力量！

我有了力量，又和他战了一次。

那一天，太阳很大，阳光从窗子照进来，打在桌子上，呈现赭红色与灿烂的金色，给安静的教室撒上一层书香。那是在自习，没有人看管。他在写东西，已经用了好几张纸，可依然没有写完，笔在上面匆匆滑动着。当我发现他在写东西时候，便扭扭腰，正襟危坐，挺直

了身子，或许还向他身边侧一侧，以他无法察觉的方式朝他的稿纸偷偷的瞄着。“人民。”我心生奇怪；“艺术”，他又多学了什么；“悲剧”，可能是上次那本消极唯心的书；“尼采”，是上次那书的作者吗[11]；“庸俗”，“落后”，“毁灭”，“死亡”，这不又是些消极的蛆虫吗？他竟然把如此负能量的东西和艺术结合起来；“金字塔”，反民主的资本主义与等级观念；“洞察”，“托词”，“性”，他以为他很正义吗？其实他的思想遭到很严重的毒害与蒙蔽，性令人反胃；“形而上”，“想象”，我的天哪，最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东西……好了，我看了几眼之后，有太多斧正他的理由，除掸它的资产阶级小尾巴！

我的目光渐渐远离，转而望向城市尽头的黄昏，回想起同样耀眼的日光中那天收到的战书，黄昏的光将洒满凯旋的风。我沉下气，腿在无意识地拼命抖动着，手像绳子缠在一起，头热了起来。我把他当成大敌了吗？不。忽然，我把头径直向前伸去，又在距离他受惊的脸几厘米的地方紧急停住，快速抛出一句“写啥呢？让我看看”，话音未落就抽出手来夺下他的稿纸，眼睛也目不转睛的盯着。我看他的手猛的一颤，无力的松开，丝毫没有意识到我这行云如水般的饿虎扑食。我的手心都出汗了。想下稿纸，我便皱起眉头飞快的读着，试图找到什么漏洞，不时余光瞥见他的双臂下垂，又耸了耸肩——他的一举一动依然在我来回闪动的目光中。秒针应该是转了几刻度，对我来说却很漫长。班里窸窸窣窣，说话声音大了起来。我沉寂的看着手稿，不久用严厉而不屑的眼光看着他的脸，嘴角上扬，轻点了头，

[9]愿为叔本华反对乐观主义的话。[10]Candide，伏尔泰《老实人》主角，因苦难摒弃了乐观主义。
[11]不是。

像老师审查作文一样大肆评论道：

“写的太悲观，而且违反了太多艺术的原则：艺术应该具有引人积极向上的作用。你崇尚的悲观，可能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而不是当今这个时代。生活是美好的，如果一项艺术没有正能量，整天散发出一股戾气，不表达人民群众的诉求，那还成什么体统！你想想，我给你举个例子：2019年诺贝尔奖得主[12]支持过纳粹，因此，他的作品难以被标为文学作品。再想想那些写男女干那事的，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伤风败俗哇！那些可是不良风气的始作俑者，不是什么真正的艺术。我告诉你，别看不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他们的艺术才是真的艺术。还有，生活、艺术都要有正能量啊，要催人奋起，年轻就是用来奋斗的，这些是马克思以来的真理。可惜现在的年轻人没什么信仰，没什么信仰！那些乐观积极的革命精神，要拾起来才能建设我们的祖国，让人民更富裕！希望你跟紧正统思想！艺术要有正能量，至少也应让人感受清欢、文脉，这是最基本的……”

我渐渐变得语无伦次，说了一大顿，感觉光“正能量”这个词都重复了不下十遍，其次还有“清欢”、“脱俗”、“信仰”等等。于是我一下子哽咽住，长长叹了一口气，补充一句：

“当然，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周边的人语消失了，我仿佛成了焦点。见我发表完我的理论，同学们中间响起掌声，响声愈大，胜利之感愈强，他一定毫无招架之力。

“你赢了。”他说，转而欣赏窗外的风景。

[12]彼得·汉德克。

我坐在他身边，心跳之声比掌声更甚。我的面前只有一个颓败的背影。他怎么了？不反驳？他为什么不破口大骂？为什么不来回击我？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晾在这？他放弃了么？不傲了么？来反击我啊！为什么不能再嘲笑我啊！别像石像一样了，别看黄昏了，快……

我等了很久。他没回头。遥望着城市尽头的黄昏。

一种沙漠般的荒凉悄然浮上心头。

像是沙漠中破败的古城。

我赢了吗？我真的赢了吗？你能不能告诉我……

唉，不多说了，我还有很多功课，班长要做好表率。

**张自深 2021年5月4日
新时代中学 走在去后院的小路上**

那家伙，可是个怪胎。

我是吕傲的初中同学，一上高中他就告诉我他多么讨厌W。

他说W长得很丑，说W不合群，是个自视清高的伪君子。吕傲讨厌有人比他强，也讨厌有人比他有风度。虽然他的风度是某种打打杀杀的男人情怀。他说，男人就该有血气豪情，侠情义胆，霸道潇洒，视死如归的气。他说W是娘娘腔。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我也协助他给W“壮阳”。

我们常用“壮阳”这个词，因为男人的阳刚之气和性别特征都在这个词里。这是双关。大声喊出这个词，可以增加士气，让人感到自

己是野蛮的亡命之徒，显示我们豪放的性格。粗狂是男人的特质。如果能抽一支烟，那就更酷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假如“壮阳”壮到阳刚之气满溢的话，就能吸引异性生物的目光。英雄美人，男人的梦想，或者，吕傲的梦想。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就——用吕傲的说法——以反向激励的方式给W“壮阳”，去去身上的阴气。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很过分，可每当我劝他时，他却说，兄弟帮忙，两肋插刀，革命友谊之类的话，我也不再做声。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是W的境况，而我知道，全世界的人都有这境况，也是发生在历史各时期的。

野蛮进化到文明，再被野蛮打破，这是人的全部，我在历史课上想出来的。

像W，或方政义，再或者冷心茗，他都不喜欢。他不敢动方政义，那人好胜心强，同时校中有关系，把他放在重点班，那他很不简单，冷心茗，吕傲不喜欢他，但他常常与W作对，那吕某也自然不找“兄弟”的麻烦。剩下的人与他关系不大，又没像W那么突出，那他就一个劲磨炼W。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他有很多不喜欢的人，只有W是他要召集我们几个特殊关照的。

他能给我带来快乐，我也自然总是跟着他。他嘲笑W的话，令人捧腹大笑。

要说他和方政义的关系，可以说，老死不相往来。他不常挑衅方政义，那官僚见他不扰大局并不会太管他。他常在方政义不在时找W的茬，也给自己少点麻烦。

当然，他厌恶那些伪君子般的观念。

我也是。

就像他讨厌艺术。方政义和W争吵时，吕傲也在场，听了方政义的话，他便开始嘀咕，说艺术就是供人消遣的，没个屁用，是花里胡哨的东西，是疯子才学的东西，学了艺术的人也变成了疯子。我当时只是听着，没别的言论，摊摊手，看W和方政义的言论，或者方政义一个人的演讲。吕傲瞧不起艺术，说他虚伪，转而哼起全世界网红都唱的歌，举起一本有关魔界斗争的书籍，津津有味的读起来。

实际上我也觉得艺术只能用来娱乐，那就够了，没人重视。看一看，乐一乐，剩下的都是狗屁。

对了，刚才说到演讲了，我倒能想起W的最后一次演讲。那次演讲很奇怪，内容很奇怪。于是吕傲又觉得他故弄玄虚，一直在后面接话把，好像自己多么义愤填膺，专门在台下揭穿台上魔术师的把戏。W一脸忧伤的走上台，说了些含混不清的话，语气像是在宣告自己的遗嘱，全然没有原先的意气风发。当时的雾很大，全班一片寂静，可能想搞清他的魔术，也可能被W带起了一脸愁容。除了吕傲。他是我没听清演讲的原因。那时只有他没有认真听演讲，他把衣服一敞，一胳膊向后搭在椅背上，另一只抚在大腿上，脸上写满了不屑，眼神向四周凯觎着，搜寻着能和他分享快乐的人。那就是我，我离他近。演讲的过程中，他急切想要找到演讲的漏洞，大声向四周公告，显示自己的高明。他渴望自己的那套江湖理论击垮W的教条。在他看来，他成功了。他最W的忧伤神情视之以鼻，他说W是娘娘腔，说他是个老太太，没有男人的阳光与活力，反正就那个意思。在他的眼里，男人就该雄霸一方，行侠仗义，剑指江湖，他并不同意，他讨厌

W，当然不止那么简单。

他说男人就该那样，雄赳赳，气昂昂；仗剑天涯，四海为家；杀人红尘中，托身白刃里；除恶扬善，笑傲江湖；以血汗洗脸，与孤独为伴，随死亡同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敢与天地一搏，敢与命运一斗；潇洒，强大；沙场上打一辈子仗，杀尽敌人，挑战仙魔，将死之时，幡然沉吟：孤独是男人的归宿……他说他要用长刃洗去世间所有的罪恶，这是男人的天职。

我
也是
认为
的。
这么

他说他要除掉他的敌人。

他在后院等我[13]。

人，意志，欲望的总和，只要人还活着，就有求之不得的痛苦，纵使以烈火自焚，也仍抱有生的希望。叔本华把生命之悲抒发得淋漓尽致，渗透进他的字里行间。而倘若不是杨文儒，我却没有能力接受摩耶之幕背后的真实。

他说我是一只荒原狼，可谁又不是呢？谁又不是苟且偷生，不能恋爱，不敢生病，忍受痛苦与压抑，一天天过着单调乏味而不得不过的日子，面对铁链与皮革便匆匆地选择了屈服，满身是伤却还要告慰易碎的亲人。我们拿绝无仅有的青春光阴做赌注，移除爱情，移除窗外的风景，移除太阳和月亮，移除满脑子

“不切实际”的幻想，为未来狂喜，为过去受罚，然后静止成了永恒，年轻人们像老翁老妪般乖乖坐下，为拯救世界而窃喜。

我们谁也拯救不了，除了自己。可我们用了毕生的时间拯救别人，就像拯救自己一样。

[13]经核实，张同学无危险。

早恋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生于自然，遵循他的旨意，才播下爱情的萌芽。吃饭，生长，发育，产生性征，寻找配偶：爱情就这么来，没有早晚之分，所谓“早恋”只不过一纸空文，是莫须有的罪名。我爱生命，我爱自然，我爱人类自己，这是我“早恋”的全部动机。生命，她敞开怀抱，让我们纵情于青春一切的不理智和浪漫，可我们难以相识，因为我们满身都是沉重而冰冷的道德锁链。

孔言月 2021年5月4日
新时代中学 走在走廊上

亲爱的W：

你好啊！当你突然间收到一位女孩的信的时候，心里一定惊讶极了。可我毕竟是你的朋友吗！不过，当你继续往下读，这条情感的悬丝，就把握在你的手中了，它或许将会是我最后的孤注一掷，全部的勇气，全部的决心，都托付在这么小小的信封里了。

王尔德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说：

“除了青春，再无其他！”是啊，就像这个唯美主义者所言，青春，无比美好，像时而猛烈时而绵柔的雨，总是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愁思，如永夜的极光般变幻莫测。就是在这样一场迷蒙的小雨中，你蓦然闯入我平凡的世界。那大概是一见钟情的魔力吧！自从与你相逢，我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你：当我东张西望的时候，我总是想看清你的一举一动；当你的方向有了动静，我也会第一个把头转向你；当班里的淘气包们又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我也试图看清你的笑容。你时时牵动我的心，就像有一条命运的红线，自从与你相逢，他便牵起了我的小

指。每一次睁开眼都希望有你的轮廓映入眼帘，每一次转身都期盼着再一次与你相见。我在人群间迷茫的水雾中，凝望着你清澈的笑容，满天纷繁的花火间，追寻你永恒的星芒。一个尚且幼稚的女孩，竟然这么快就尝到了暗恋的苦果。哈，这丝丝清苦的甜味，多么奇特！像你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男孩子，也会误打误撞到一个人的心里，悄悄改变了一个与你未曾关联的女孩的生活。如果说，青春是一片雨丝不绝的蒙蒙的天，那么你，W，在见到你的一瞬间，天空便如被一只来自仙宫的话题，大开大合的渲染上了最最梦幻的色彩，与你相伴的这短短三年，生命里微不足道的三年，无比渺小和脆弱无比，温柔而青涩，永恒的氤氲着玫瑰色的光。

可是，学校里没有什么谜团，也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更遗憾的是，我甚至没有办法鼓起勇气对你说“我很好奇”，有的只是你的沉默，我在彷徨，和数万秒钟的徘徊与等待。我在等待什么啊？每当我抓住答案，它便化作烟尘，若隐若现，我可能在等待桌洞里无意中发现的来自你的信，我又怪我奢求的太多；我也许在等待与你的彻夜长谈，或者动漫里那样樱海中的漫步；好吧，再简单些，我只要与你的相识一笑——可我好不甘心。

你会嫌我太优柔寡断了吧！但我写下这些，是想要告诉你，你在我心中很重要，我常常会沉浸在这份牵挂中无法自拔，时而逃离，

时而享受，品尝欢喜与忧愁。

长时间的等待中，我常常责怪这个软弱的自己。我责怪我没有勇气直视你的眼睛；我责怪我没有勇气与你像挚友一般交流；我责怪我没有勇气将我心中言语倾诉给你。那样的日子，果然是太煎熬了。我必须做出什么来引起你的注意，又生怕你会觉察到我刻意的华丽。有好几次，我从你的好友那里得知了你的喜好——你喜欢Rene Magritte[14], David Bowie[15], Marcel Duchamp[16], Roberto Bolano[17], Arthur Schopenhauer[18]，你喜欢写小说，又会制作电子音乐，放松时看看动漫，也会和其他男生一块打网游——于是我迷信一般崇拜他们，用心的去感受你可能有过的体会，走你曾经走过的路（我妈妈还为此担心我出了什么毛病）。我听了太多首风格迥异的歌，读了太多本深奥难懂的书，欣赏了太多色彩斑斓的画，我渴望接近你，却踟蹰于触碰你的生活。我小心翼翼的向你流露我对你的关注，哪怕一丝丝爱慕，有幸传达到也好，我会向朋友们展示我从你那里学到的知识，也会在班级活动中笨拙的表现我与你爱好的相似。我希望有幸赚得你的目光，常常幻想你走进我身边，摸摸我的头，亲切而温柔的同我说话。可是你是如此耀眼，以至于我的幻想在顷刻间悉已化作泡影。我幻想你是平安夜璀璨的星辰，我幻想你是中秋节孤寒的明月，我幻想你是跨年夜缤纷的花火，也可能是情人节满城春花最有

[14]勒内·玛格利特，比利时画家。[15]大卫·鲍威，英国摇滚歌手。

[16]马赛尔·杜尚，法国艺术家。[17]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作家。

[18]亚瑟·叔本华，德国哲学家。

诗意的一枝。你曾经写过“这漫天星河，便是万家灯火”，我于是也时时想着你，可能是那个天空中默默等待的星星侠[19]，在宇宙的真空中漫弹着吉他，顺便看看这个小小的我。

W，我想，所有在高中时代被暗恋的人都是耀眼的吧！他们是那样光彩照人，甚至能灼烧所有一厢情愿的人的眼睛，即便那样，暗恋者们依旧忍着吃痛，仅仅遥望他们的一颦一笑，这便是我的苦衷了吧！

W，你还记得吗？曾经有一个早上，教室很明亮，也很温暖。那时你坐在窗边，浸在梦一般的朝霞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轻抚你的短发，给你身上镀一层柔光，增添了太阳的气息。那时，你笑了，和朋友们一起谈论着来自某个未知星球的讯息，空气中洋溢着海风送来的清爽鲜柠的味道，那天，我穿了一件和你一样的黑色T恤，把校服换上了同样的款式，正双臂环抱趴在桌子上，只露出眼睛望着你的一举一动，又垂下几缕头发，也是我的“不轨之谋”，那是个多么美好的早上啊！后来，渐渐的，我望你望得竟出了神——开始幻想恋爱中的生活琐事，直到你的目光突然降临，我才猛地回过神来。对视了吗？对视了几秒？他会怀疑我吗？他会嫌弃我吗？等等，也许没有对视……哎呀，反正直到我发觉全身血液一下涌到我的头上，满脸炙热才意识到大事不好。警报在我脑中炸鸣，我蓦地把脸埋进手臂，心扑通扑通地跳着，闭起眼睛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刚才的画面，苦思怎样才能解释刚才的情景，你该不会想到，我当时是多么的心惊胆战，就像兔子遇到狐狸的目光。那时，你的眼眸被阳光渲染成瑰丽的赤金，赤金之下掩藏着与朋友交谈时残余的笑意。我不曾记过当时是以何种方式结束的，只感到一片热烈的红袭了上来又

慢慢消散，手心出了满是汗，头脑胡思乱想一片混乱，时间像气球一样膨胀，漫长的等待过后，依然没有什么发生。直到现在，每当回想此事，便暗自窃喜却又心有余悸，鸡皮疙瘩也如潮般涌起。此刻，我想到一句话，“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既心心念念你能找到打开我心房的钥匙，又忐忑着恐惧你将写下的答案。有的时候我会骗自己，搜寻出你喜欢我的证据，然后坐立不安，四肢僵硬，粗喘冷气，死不瞑目！（病名为爱啊～）。大多数时候，我宁愿将这一切情愫深埋心底，在漫长的时光中逐渐冲淡、冲开。可一旦到了某些特殊的时辰，那侥幸的“可能”便会如闪电般将我击中，那时的我头脑发热，迫不及待的想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我想我还是太不决绝，纵然妄想斩去那三千烦丝，再不犹豫，孤注一掷，最后把希望与失望悉数托付于上天，以不再留恋。可悲的是，我做不到。我知道希望可能就在决绝之后向我招手，可我还是选择在酸涩之中提心吊胆。“再等一会，再等一会”，我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为了能理所当然的偷偷再爱你一会。

后来那是2020年4月3日，我看到有几个女生和你说话，聊了挺久，语调是我朝思暮想的温柔。我像喝了胆汁一样难受。就在那时一个念头渐渐盛开占据我的脑海：

也许，我该直面心中纠缠的红线了。

我开始记录我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生活之间的交集，铭刻有你的每一寸光阴。我学着鼓起勇气，从做朋友开始，从一个词，一句话开始，我要像宫园薰一样追求自己的爱情（我可没有得绝症啊）。尽管我只是这个繁华世界无比平凡的一名女孩子，尽管这个平凡的我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特点，可我还是期盼幸福

[19]大卫·鲍威《Starman》歌词。

的降临，还是希望这擅自记录的点滴成为情定的信物，而非记录无知年少的一纸注定投入废纸篓的空文。

这本日记，自2020年4月3日开始，那是我们第一次有言语上的交流，那是因为我遭遇了书荒，读书笔记没得写，天时地利人和，我就找你借书去了。你的回答很温柔，介绍了很多我从没听说过的人，但却是最好的礼物。我把那天视作缘起，后来的日子也锁进了本中，我的一次次问作业，我们之间的一次次对视，我在加QQ之前的一次次徘徊，你在聊天中一次次谈到的理想，都是这本日记的常客。曾经想一刀斩断的红线越缠越多：我思索过你的笑容是否只对我一人绽放，我记录下你每一次对我的帮助，我在网上查过无数的男生行为心理，我也在你的演讲中汲取许多知识（可能也包括最后那一最令人费解的一次），我发过无数表白的誓，也替你买过另一崭新的《老虎的金黄》……日记中也有过泪水，你曾经关照过发烧的我，被老师批评的我，而我也竭尽全力去安慰最近总是考试失利的你，受敌人攻击的你，为梦想伤心的你……我们的关系很好啊，不是吗？这个平凡的女孩也乘着飞向月亮的飞船向你靠近：我是你的红颜了，不是吗？你说的要给我解释“家和锡安”的不是吗？……后来的后来是2021年4月30日，樱瓣遍地是，你却不见了。

不知不觉，漫长而短暂的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我紧张不安的灵魂曾垫着脚尖，一寸寸向你凑近。结果总还是不错的对吧，我们是“兄弟”是“闺蜜”，是交心的朋友，是难求的知己……你也是喜欢同我相处的吧？你是这样的真诚而温柔，我本该满足于此，可若仅仅就此止步，又会超级不甘心。我不想只是透过不存

在的光看到你爱意的眼神，我不想温柔的流光穿过我的指隙却不能将之长久保留，我不想成为一个没有爱的女孩，我想要留住瑰色青春萌生的浪漫。好啦好啦好啦，手中情感的麻醉剂就要失效了，请允许我此时此刻放手一搏！

我喜欢你！

我写出来了！写完啦，结束啦，结束啦，结束啦！一年多以前想要说的话啊，今天终于说出来啦（表扬我！）好了好了，现在年轻的言月已经停止了思考，以后你要是想说什么一定要委婉的回复哦～

RuaRuaaaaaa! 老娘不写了不写了，下面就都交给你了啊，反正我已经写不下去了QAQ。

对了，说好了，就算（就算！）你不喜欢我，也千万不要讨厌我（不许你讨厌我！），你要一直做朋友的哟！

OK！完结撒花啦！谢谢你呐

2021年5月2日

22

Author: Amalfitano

© 2019–2020 LifedeDarrenEtFriends,
under the licence to Lifewith# Studio.

All rights reserved.

把咖啡藏起来



23 “你在大街上隨便碰到的每一個路人，都是別人做夢都想夢到的人。”

我很喜歡這句話。

看看身邊那些笑得東倒西歪、前仰後合的樞腳大漢，心裏總不免會去想，能夢到他們的人該有多幸福啊，能活生生把噩夢用笑聲感染成美夢，然後含着微笑從夢中醒來。

有時候我也會想，他們會不會時而夢起曾經把他們裝進夢裏的那些女孩呢？

而這樣的夢，我們稱之為，青春。

地處海岸黃金地段的咖啡館是我大學畢業後的唯一寄托。當年傾家蕩產盤下這家苔蘚滿牆，書本發霉的小屋時的我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座浮躁的海島城市會被從江淮地區北上的文藝風降得服服帖帖。而坐山觀海的CAF也自然成為了文藝青年們傾瀉才華的最佳去處。

推開咖啡屋的門，右手邊故意用磚塊做舊的牆壁上挂的可不是我和什麼名流大家的合

照，而是我那幫整天來我這兒蹭吃蹭喝，用咖啡和面包代替酒肉的朋友們的囧照。等到客流過去以後，這群弟弟就會踏着噼啪的脚步，震着我的木棧臺階，衝進小屋，掄起裝滿咖啡奶茶的杯子，開啟狂歡模式。

不過就像前文所述，與其說是狂歡，倒不如說是狂笑。

在那一墻照片中，有一個嘴咧得最大的，是我的老鐵X先生。

X先生是一名退伍軍人，退役回城後接手了家裏的外貿生意。憑借機敏的經商頭腦和正直的經營理念，X先生的店鋪成為了中央商街的銷售霸主。

在旁人看來，X先生和他那輛大排量的奧迪Q7可謂是風光無限。不過與在咖啡館裏不同，工作中的X先生由於軍人出身，長年訓練鍛就的冷峻目光總能使他的競爭對手背後發涼，連合作商都要敬畏他三分。私底下，連員工也在背後吐槽他“面癱臉”，連罕見的笑容都一絲不苟。

後來也許是大家玩膩這個梗了，背後議論他的人也不再糾結推薦他去哪家醫院治面癱好了。然而江湖的風波不會停歇，人們閑來無

事，又開始分析這位“軍富帥”始終單身的原因。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X先生X無能”的傳言。

那輛Q7雨刮器裏夾着的廣告也從中醫悄悄換成了男科醫院。

每當聚會我們問起這個話題的時候，X先生都會仰天長嘆一聲，然後一把抓過面前的杯子，把冰咖一飲而盡。

“我想把Q7賣了。”秋風吹響了風鈴，也把X先生吹進了我的咖啡屋。他熟練地從吧臺接了兩杯檸檬水，又輕輕推給我一杯，等着我合上電腦，接着說，“你這兒人來人往的，認識的人還多，價格不是問題。”

“喲，咱這大老板遇上啥解決不了的難題了？”我笑着看向他，“你這是受什麼打擊了，之前不挺好的嗎？怎麼突然挺不住了？”

“好啥好啊，我都快瘋了。”他嗚嗚了兩聲，低頭玩弄着手裏的車鑰匙，“前兩天去機場接一個剛回城的客戶，結果不知道哪個孫子把廣告插在後座門把手上了，讓客戶看着了。關鍵那客戶還是個女的，幸好人家性格挺漢子的，不過還是尷尬地問了我一路。”

“不是，這啥女客戶啊，還勞您親自出馬接駕。”我用力含住嘴裏的笑不往外溢，“怎麼我那次從外面回來也沒見着您來接我啊，大老板？”

“你別矯情，這客戶合作時間也挺長了，彼此熟了就成朋友了。”他嘟囔着，“誒你別轉移話題，說正事，趕緊幫我想辦法把車出了，我換輛大衆，那些人應該看不出來。”他點了點頭，贊同着自己的想法。

“祇要新車換的快，沒有悲傷祇有愛？”我打趣道，“咱雖然土豪，但沒必要啊。其實

成本最低的辦法就是找個女朋友。賣車我幫不了，但是來我這兒的漂亮姑娘可不少，咱不考慮一下？”

“要找早就找了，”X先生收了笑容，又擺出那副欠治的面癱臉，“你整天都呆在這兒，也沒見着你有啥故事啊。”

手邊的咖啡立馬就不香了。

我抱起躺在腳邊的加菲，打開電腦，擋住他的臉，却還是被他摃上了，“幹我們這行的，太早成家也不利于事業發展。”

“那就搞女客戶。”我接過咖啡師遞來的冰咖啡，送到了他手邊，“就像咖啡加奶，雖然失了醇厚的口感，但奶香也逝去了難以入口的苦澀。”

“那我寧願苦澀。”他抬杠道。

“你平常喝速溶咖啡時加的咖啡伴侣是爲了什麼？”我收起了笑容，“再貴的咖啡豆，也總要有人去品味它，不是嗎？”

X先生沒有回答，祇是捧起手邊的咖啡端詳着，過了一會兒才笑着看向吧臺：“小C做的拉花真好看，就像她人一樣。”

小C是我咖啡館的招牌咖啡師，和我大學同系。大學畢業後，聽說我在家鄉創業，開了一家咖啡館，她二話沒說收拾了行李，打着飛的從姑蘇來島城幫忙。

後來問起她爲什麼想不開來陪我創業時，她笑得像個孩子：“大學學個心理學有啥就業前景啊，我要是不來就祇能老老實實去小學當個心理老師了。”她頓了頓，“其實來你這兒也挺好的，能賺着錢免費喝咖啡，你又管吃管住，島城小帥哥還多，多棒！”說完就拍着手跳走了。

“喂，X先生，您這大老板可別打我們小C的主意啊，您要把小C帶走，我這小店可就

涼了。”我伸手揮開了X先生的視線。

“我說，掌櫃的，你可別攔着我追求幸福啊。”小C走過來，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三個人笑成一團。

X先生臨走時，把Q7的鑰匙拍在了我的桌子上。

秋天的風卷着楓葉，在追逐夏日的路上亂了陣腳。午後的陽光透過落地窗，幹淨地灑在地面上。休息日裏的加菲喜歡靠在我的手邊有一聲沒一聲地打着呼嚕。嘈雜的手機鈴聲嚇醒了一頭滑下桌子的藍貓，衝出門簾時帶過的風鈴自顧自地叮叮作響。電話裏急促的呼吸聲衝散了慵懶的咖啡氣味：

“請問是陳老板嗎？”

傳來的女聲略帶些許烟草氣息。

“不用這麼客氣，叫我老陳就好。”

“是您就好。可不可以麻煩您幫我準備兩杯X先生平時最愛喝的咖啡？”

我剛要開口打斷，她大氣不喘又搶着說：

“我知道您今天休息，但我想要心形拉花，可以嗎？”

晴朗的秋日下午，適宜表白。

我趕忙敲起在樓上房間睡得正酣的小C。她抓着頭發打開門，伸手剛要打。“來不及了！”我一把拉住懸在空中的手，抽起車鑰匙，衝出門去。

等到門前的時候，臺階上的玻璃門前已經站了一件黑色外套了。一陣客套話後，她坐了下來，繼續用她的烟嗓說道：“我和X先生是通過公司合作認識的，後來兩家公司合作越來越密切，我和他的聯繫也多了起來。”

“起初看他一臉嚴肅，像得了面癱似的，還以為是他為了故意嚇唬新客戶。後來才發現，他本來就那樣，找人給他塞廣告刺激他也

沒用，照樣不改。”

破案了，我的嘴裏能吞下一頭鯨魚。

“又一次開車經過海邊，碰巧路過這裏，看到他那輛夾着廣告的車停在這兒，就記下位置。他走後我悄悄溜進來，看到墙上他咧着嘴笑的照片，就再也没找人投放過中藝廣告。”

“那男科醫院呢？”

她攤了攤手，一副不知情的樣子。

咖啡上桌，門口的鈴鐺也響了起來。我起身把椅子推了進去，比了個大拇指，然後拽着小C進了裏屋。

屋門被叩響已經是兩三個小時後的事了。小C倚在我身上睡得昏昏沉沉。門沒有鎖，我睜開眼時，X先生正拉着烟嗓站在沙發前，手腕上還系着泛着光的小獅子手環。

“這麼說，Q7可以還給你了？”

“嗯，今晚回去，我還是中央商街最靚的仔。”X先生咧開嘴，笑得很用力，“祇是我的車上，多了全世界最靚的女。”

烟嗓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頭：“先別着急，還得去男科醫院查查呢。”

X先生嘴角詭魅地一彎：“其實吧，那廣告，是我自己插的。”

下一秒，他的臉上就多了一把小C扔出的Q7鑰匙。

像自然一樣，青春也分四季。

當秋天來臨的時候，收穫的喜悅祇屬於春天辛勤播種的人。

秋風拂過你我的臉，留下金色的世界，和來自春天粉紅色的心動。

Author: Merkur

© 2019–2020 LifedeDarrenEtFriends,
under the licence to Lifewith# Studio.
All rights reserved.



别再入梦

春天是真的到了。

是风也温柔，人也温柔的初春。

时间过得真快，又是一个春天了。还记得我上一个春天的这个时候，还坐在一家很漂亮的咖啡店里喝着一杯焦糖玛奇朵，看杜拉斯的《情人》，在本子上抄下：“爱之于我，不是一蔬一饭，不是肌肤之亲，是不死的欲望，是颓败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我上上个春天的这个时候，沉浸在“失恋”和“学业”之间的矛盾里，为今后的日子做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不顾一切的奋斗，总归是在颓败生活和英雄梦想之间去找平衡。

今天吴尊发了一条微博，发了一张他和他妻子十六岁的时候的合影。多好啊，16岁和喜欢的人合影，40岁也可以和同一个人合影。我的16岁，没有和喜欢的人的合影，也见不到喜欢的人。说来也算遗憾，我和我喜欢的人离得最近的合影还是在我15岁的集体照。

最近的一次，最勉强的一次耳鬓厮磨。

没有再见，是很顺理成章的远离。我们之间的缘分似乎早就画了句号，只不过是都在勉强撑着，比如我，一直勉强撑着，以为占了一个初恋的名分就可以一直在他心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没说再见，因为知道再也不会相见。我们只是转过身，背对着对方走到另一个没有对方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我们都认识了有趣的人，都交了新的朋友，开始了新的生活。总会有那么几个时刻，回想起从前的生活，比如听到了很像的声音，比如看到了相同的衣服，比如见到

了优秀试卷上相似的字迹。

就在那样的几个时刻，会突然想起他。

在想，他会不会遇到一个人，很像我。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 too.

Don't forget me , I beg , I remember you said.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我们都知道，回不去了。那些像彼此的人，都只不过是徒增烦恼罢了。

令人回想起来就潸然泪下的美好，都只会存在在梦里了。梦里的他会朝我笑，会揉揉我的脑袋说：“自己一个人辛苦了，我回来了。”分明在梦里那样真实，却不敢伸手触碰，怕碰一下就消失不见了。只敢在梦里的他向我张开怀抱的时候，蹲在地上掉眼泪：“你不要过来，你是假的。”

在梦里都克己复礼保持清醒，最可悲。

曾几何时，也想过去拥抱另一个人，但勇气总是脆弱的。我鼓足了勇气，渴望一个像太阳一样的人，可每次走进了，都发现不过是星星。也发光，但都不炽热，都不像他喜欢我的时候那样炽热。他总是这样，从来没经过我的同意就燎了我心里的那片森林，现在它不再葳蕤，寸草不生，也不可能枯木逢春了。

南康白起说过：“我可以长大，可以像很多人一样，找个合适的人过下去，或许不是很喜

欢。可是日子久了，彼此间总能培养出一点真情，或者很轻易地说分手，重新再找。我当然可以，我只是怕，所有的，都抵不过这一个。因为不是他，醒来后只剩下加倍的空虚寂寞。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愿意等下去，而是不得不等下去——知道能让自己这样喜欢着的人，这辈子都遇不到第二个了。”

最坏的也是最幼稚的打算是，我会喜欢我14岁就开始喜欢的人一直到24岁，看他恋爱结婚生子，然后告诉自己，我就等他等到35岁。如果那个时候他还不来，我就找别人了。

这条路上的回忆太沉了，压得我已经没办法喘息了。也嘲笑过那些攥着勇气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人，他们不计付出，也不求得到。可轮到我身上，我才知道这条路走得有多难熬有多累。

该放下了，我也明白。只是理论操作总是直观明了的，而放到人身上就怎么都没办法落实。如果真的有那种手术就好了，就可以把心上有关他的那部分全都清除干净，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儿女情长影响大哥行走江湖。可是没有这种手术，能做到这样的，只有时间。时间会苟延残喘着一点一点抹杀掉他在我心里的痕迹，也会淡化他让我心动的点。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大浪淘沙，他总会消失在人山人海里，变得平凡无奇普普通通不再耀眼的。只不过时间也会随着这种抹杀一下又一下地在我心口划下一刀又一刀，告诉我这就是忘记和放下的代价。

可这又有什么呢？比起我作为他幸福的旁观者，这一点都不残忍。

最可怕的不是一直喜欢他一直等他，而是没办法全心全意地去面对那个更值得的人。这种伪命题总是藏在孤枕难眠的夜里，藏在被眼泪打湿的枕头里，我们总是逃不开这样烂俗的剧情。

庆幸的是，有时间这个万能的机器。不幸的

是，有时间这个万能的机器。那些无论坏的还是好的，都会一点一点消失干净，让人抓不住一点点痕迹。到最后，那些已经模糊的记忆，都会成为漫长晚年中对青春的诠释。

——我的青春，也因为一个人感受过最干净的喜欢。

和“第一次”沾边的东西，往往都会遵循悲剧定律，善始而难得善终。那些干净而纯粹的喜欢，都会像烟花一样绚烂过，也永远不会回来了。

空间相册里总是存着我和他的聊天记录，记录我们从关系变好到暧昧再到突如其来的冷战，冷战很久很久，冷战到我们再也不会见面。放在书架上写完了的一整本日记也还记着我们的经过，还有书签娃娃本子明信片。留下的回忆太多了，总是看到一眼就伤春感时。也明白那种矛盾的舍不得是不应该存在的情绪，只不过还是会幻想有没有可能，也知道，这不过就是在感动我自己，从来都感动不了他。

那就算了吧，何必去当一个小丑。

今晚就当作是一个了断，以后再见面，就是很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寒暄三言两语，就是余生的样子了。

最近在听陈粒的《远辰》：

“爱你锋利的伤痕

爱你成熟的天真 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

做我平淡岁月里星辰 即使都是片刻

也留恋片刻的永恒 但愿这漫长渺小人生
不负你每个光辉时分”

既然没办法一起走余下的路，我还是希望你走的路都是坦途，黑暗和坎坷都无处躲藏，那条路上阳光明媚，连风都温柔。也希望能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知冷知热，能安慰你每个难过的时分。

然后，就这样吧。原本生活就是这样的，开

始和结局不过鸡肋。

感谢他陪我走过这一段路，以后的日子里没有他，我也不会这么难过了。

唉，告诉你，以后不要再来我的梦里骗我了。我看得很清楚的，那都是假的，你的伎俩我已经免疫了。

说声晚安，你也不必再回我了。

春天是真的到了。

是风也温柔，人也温柔的初春。

时间过得真快，又是一个春天了。还记得我上一个春天的这个时候，还坐在一家很漂亮的咖啡店里喝着一杯焦糖玛奇朵，看杜拉斯的《情人》，在本子上抄下：“爱之于我，不是一蔬一饭，不是肌肤之亲，是不死的欲望，是颓败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我上上个春天的这个时候，沉浸在“失恋”和“学业”之间的矛盾里，为今后的日子做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不顾一切的奋斗，总归是在颓败生活和英雄梦想之间去找平衡。

今天吴尊发了一条微博，发了一张他和他妻子十六岁的时候的合影。多好啊，16岁和喜欢的人合影，40岁也可以和同一个人合影。我的16岁，没有和喜欢的人的合影，也见不到喜欢的人。说来也算遗憾，我和我喜欢的人离得最近的合影还是在我15岁的集体照。

最近的一次，最勉强的一次耳鬓厮磨。

没有再见，是很顺理成章的远离。我们之间的缘分似乎早就画了句号，只不过是都在勉强撑着，比如我，一直勉强撑着，以为占了一个初恋的名分就可以一直在他心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没说再见，因为知道再也不会相见。我们只是转过身，背对着对方走到另一个没有对方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我们都认识了有趣的人，都交了新的朋友，开始了新的生活。总会有那么几个时刻，回想起从前的生活，比如听到了很像的声音，比如看到了相同的衣服，比如见到

了优秀试卷上相似的字迹。

就在那样的几个时刻，会突然想起他。

在想，他会不会遇到一个人，很像我。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 too.

Don't forget me , I beg , I remember you said.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我们都知道，回不去了。那些像彼此的人，都只不过是徒增烦恼罢了。

令人回想起来就潸然泪下的美好，都只会存在在梦里了。梦里的他会朝我笑，会揉揉我的脑袋说：“自己一个人辛苦了，我回来了。”分明在梦里那样真实，却不敢伸手触碰，怕碰一下就消失不见了。只敢在梦里的他向我张开怀抱的时候，蹲在地上掉眼泪：“你不要过来，你是假的。”

在梦里都克己复礼保持清醒，最可悲。

曾几何时，也想过去拥抱另一个人，但勇气总是脆弱的。我鼓足了勇气，渴望一个像太阳一样的人，可每次走进了，都发现不过是星星。也发光，但都不炽热，都不像他喜欢我的时候那样炽热。他总是这样，从来没经过我的同意就燎了我心里的那片森林，现在它不再葳蕤，寸草不生，也不可能枯木逢春了。

南康白起说过：“我可以长大，可以像很多人一样，找个合适的人过去，或许不是很喜欢。可是日子久了，彼此间总能培养出一点真情，或者很轻易地说分手，重新再找。我当然可以，我只是怕，所有的，都抵不过这一个。因为不是他，醒来后只剩下加倍的空虚寂寞。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愿意等下去，而是不得不等下去——知道能让自己这样喜欢着的人，这辈子都遇不到第二个了。”

最坏的也是最幼稚的打算是，我会喜欢我14岁就开始喜欢的人一直到24岁，看他恋爱结婚生子，然后告诉自己，我就等他等到35岁。如果那个时候他还不来，我就找别人了。

这条路上的回忆太沉了，压得我已经没办法喘息了。也嘲笑过那些攥着勇气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人，他们不计付出，也不求得到。可轮到我身上，我才知道这条路走得有多难熬有多累。

该放下了，我也明白。只是理论操作总是直观明了的，而放到人身上就怎么都没办法落实。如果真的有那种手术就好了，就可以把心上有关他的那部分全都清除干净，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儿女情长影响大哥行走江湖。可是没有这种手术，能做到这样的，只有时间。时间会苟延残喘着一点一点抹杀掉他在我心里的痕迹，也会淡化他让我心动的点。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大浪淘沙，他总会消失在人山人海里，变得平凡无奇普普通通不再耀眼的。只不过时间也会随着这种抹杀一下又一下地在我心口划下一刀又一刀，告诉我这就是忘记和放下的代价。

可这又有什么呢？比起我作为他幸福的旁观者，这一点都不残忍。

最可怕的不是一直喜欢他一直等他，而是没办法全心全意地去面对那个更值得的人。这种伪命题总是藏在孤枕难眠的夜里，藏在被眼泪打湿的枕头里，我们总是逃不开这样烂俗的剧情。

庆幸的是，有时间这个万能的机器。不幸的是，有时间这个万能的机器。那些无论坏的还是好的，都会一点一点消失干净，让人抓不住一点点痕迹。到最后，那些已经模糊的记忆，都会成为漫长晚年中对青春的诠释。

——我的青春，也因为一个人感受过最干净的喜欢。

和“第一次”沾边的东西，往往都会遵循悲

剧定律，善始而难得善终。那些干净而纯粹的喜欢，都会像烟花一样绚烂过，也永远不会回来了。

空间相册里总是存着我和他的聊天记录，记录我们从关系变好到暧昧再到突如其来的冷战，冷战很久很久，冷战到我们再也不会见面。放在书架上写完了的一整本日记也还记着我们的经过，还有书签娃娃本子明信片。留下的回忆太多了，总是看到一眼就伤春感时。也明白那种矛盾的舍不得是不应该存在的情绪，只不过还是会幻想有没有可能，也知道，这不过就是在感动我自己，从来都感动不了他。

那就算了吧，何必去当一个小丑。

今晚就当作是一个了断，以后再见面，就是很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寒暄三言两语，就是余生的样子了。

最近在听陈粒的《远辰》：

“爱你锋利的伤痕
爱你成熟的天真 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
做我平淡岁月里星辰 即使都是片刻
也留恋片刻的永恒 但愿这漫长渺小人生
不负你每个光辉时分”

既然没办法一起走余下的路，我还是希望你走的路都是坦途，黑暗和坎坷都无处躲藏，那条路上阳光明媚，连风都温柔。也希望能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知冷知热，能安慰你每个难过的时分。

然后，就这样吧。原本生活就是这样的，开始和结局不过鸡肋。

感谢他陪我走过这一段路，以后的日子里没有他，我也不会这么难过了。

唉，告诉你，以后不要再来我的梦里骗我了。我看得很清楚的，那都是假的，你的伎俩我已经免疫了。

说声晚安，你也不必再回我了。

国耻，不该这样被记住

最近的疫情，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手机，网络，社交媒体，成了我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消遣。可是，在这么多人在使用着这些APP、媒体的时候，使用者的一言一行，却把他们一个个的形象，完全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如果是一个个正直有趣的灵魂，我自不必去写这篇文章。可事实是，这场疫情，让那些丑恶的嘴脸，片面的曲解浮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

我在百度推送中看到了这个事件，随后详细地查阅了关于此事件的情况。当时我的感受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上还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而且我非常非常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在你们的粥店门口挂上这样的横幅，难道写着这种文字的横幅就比那些“全场优惠，进店折扣，满八十减二十”这种的横幅要更为吸引顾客吗？我想任何一个学习了应有的义务教育，学习了公众规范，了解过历史的人，不会被忽悠到里面吃饭的。看看这些字，“热烈祝贺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以为自己舞文弄墨，知道替换同音字，文采非凡，还顺带着仇视了一波米国和日本，沾沾自喜，却早已忘了自己的本分不过是好好经营自己的粥店。

我想你也一定知晓，你嘲讽的，仇视的“小日本”，在我国疫情紧张的时候，用无私的精神向我们捐赠了一批批物资，口罩，说出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扣人心弦，发自肺腑的话语。不只是这个粥店的相关人员，我想那些在下面跟风评论的人，你们在看到这样的新闻消息

时，依旧对你们眼中的“小日本”嗤之以鼻：切，这些小日本也配用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估计你们打眼一扫就自动过滤掉了这样的新闻。甚至你们有的人还会站出来，以一种你们认为的高姿态，道德制高点，“民族大义”来驳斥：“你们都不爱国，哎，你们都没经历过抗日战争，不知道仇恨有多深。”随后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态度，觉得把国家把民族把国耻搬出来，就可以对另一个国家鄙视，仇视了。

我就纳闷了，你跑大街上问问，哪一个人，哪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日本侵略者的行径，哪一个不知道我们的国耻？

可是这不是你们用来堂而皇之地仇视他国的借口！

你说你们恨，是啊，谁不恨呢？但凡有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人都恨。可是，我想问，你们真的知道自己恨着什么吗？自以为有着家仇国恨，而对日本充满敌意，甚至现在用自己的恨来回报他们“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善意，这难道，不正是一件可恨的事吗？自己没有得病，却把国耻摆上台面来诅咒他国，以为自己干着多么正确的事，可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根本不配记得家仇，记得国恨。

国耻，不是用来这样记住的！

这个被你们仇视着的国家的民众，在会拿着“武汉加油”的横幅在街头募捐，而我们的一些民众，却像这个粥店一样挂出了嘲讽的横幅；这个被你们仇视着的国家的民众，会带着“山川异

域，风月同天”的心向我们捐赠物资，而我们的一些民众，却会为了几个口罩大打出手，甚至不屑接受；这个被你们仇视着的国家的民众，会认真学习古代文化，把白居易作为偶像，而我们的一些民众，丝毫没有诗歌素养，却依旧自诩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这决不是维护他国，帮别人说话。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应该思考的是怎样提高自己的素养，让别的人知道中国真的是一个礼仪之邦，而不是胡乱一喷，觉得别人反对国家，倒打一耙。身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做的，是将国家建立成我们所期望的样子，而不是擅自用低俗的话语自以为是的认为代表了整个国家来攻击他人。

想想，这件事情若是被日媒大肆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会有多少人因此寒心，噢，我们真心实意的帮助你们，你们却用这样的方式来攻击我们？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两国关系一直都很曲折，更是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度僵化，近几年才慢慢缓和，建立了友好关系，难道如今就要被这样的一条横幅摧毁吗？说的有些夸张，可是全中国抱有这样态度的人不在少数，这样的横幅也不计其数。如果在世界上因为这些人导致我们的国家树立了一个睚眦必报，素质低下的形象，我想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包括一直以来饱受歧视与争议的二次元文化，大多数敌视它的人脑回路都特别简单：二次元？→小日本的？→敌视！并且自顾自的，理所当然的把二次元认为是一种文化入侵，打着维护传统文化的名义来抵制它。可事实真的是文化入侵吗？明白人都知道。动漫，和其他的影视类型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可能韩国的电视剧拍的好，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拍的好，英国BBC的纪录片拍的好，那么我们说日本的动漫做得好，和说以上这些做得好有什么差别吗？只是因为这是有着日本烙印的影视类型而对其不屑一顾吗？那你们

真的是有些心理问题了。每一种的影视作品，都有着佳作，动漫虽然没有奥斯卡奖，可是喜欢二次元的人都明白，动漫能够传达出一些现实生活达不到的信念和态度。会有宫崎骏先生为我们构筑的吉卜力动漫世界；会有《四月是你的谎言》《未闻花名》这样的番剧让我们感受到友情，爱情的伟大；会有《Clannad》这样优秀的动漫让我们体悟人生；会有《灌篮高手》《神奇宝贝》《海贼王》《火影忍者》《名侦探柯南》等等的动漫让我们浑身充满热血之时思索未来的梦想……真正热爱二次元的人，会从其中收获很多，感悟很多。我们中国的动漫产业虽然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发展，但是那时候的经典，受众大部分只是小孩子，动漫的受众也绝不只有年轻人，好的动漫作品，就像好的电影一样，会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如今，我们的国漫也开始发展起来，更是出现了《大圣归来》《哪吒》《全职高手》《刺客伍六七》《罗小黑战记》等等高水准的动漫。我们在看日本的动漫时何尝不希望我们的国漫越来越好，发展壮大呢？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对国漫抱有信心，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发展国漫，支持国漫，而不是敌视日本动漫，却对自己国家的动漫发展漠不关心，无动于衷，这样的行为，难道不感觉羞耻吗？

国耻是我们铭记一生的事情，我们对待国耻的正确态度是，发展国家，建设国家，真正让中国富强起来，不再承受落后就要挨打的苦痛。那时，我们每个人眼中都不是深深的屈辱，而是对国家浓浓的自豪。比起用手机，键盘，打出一段段不负责任的话语，比起嘴上唱高调，却丝毫没有行动的态度，这样的事才是我们身为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国耻不该被这样记住。

我反对上述那种人的行为，这些人可以喷我了。

写给李冰

波涛翻涌

江心石上

你威严的站在那里

喂！你走那边！

嘿！往这边走！

千百年来

你便是这江水的将军
暴躁的湍流乖乖的出奇

似乎都听从你的命令

细细看你

草帽、蓑衣、木屐，握锄而挺拔
以自己的身形构成一个『守』字
勇敢、钻研、坚守，大愚又大智
蜀中郡守不来享福而是造福

天府之国由你开创

拜水都江堰

问道青城山

我呆呆望你

后世之禹



何方

我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拖着疲惫的身躯
背着沉重的行囊
抬头张望
四处人海茫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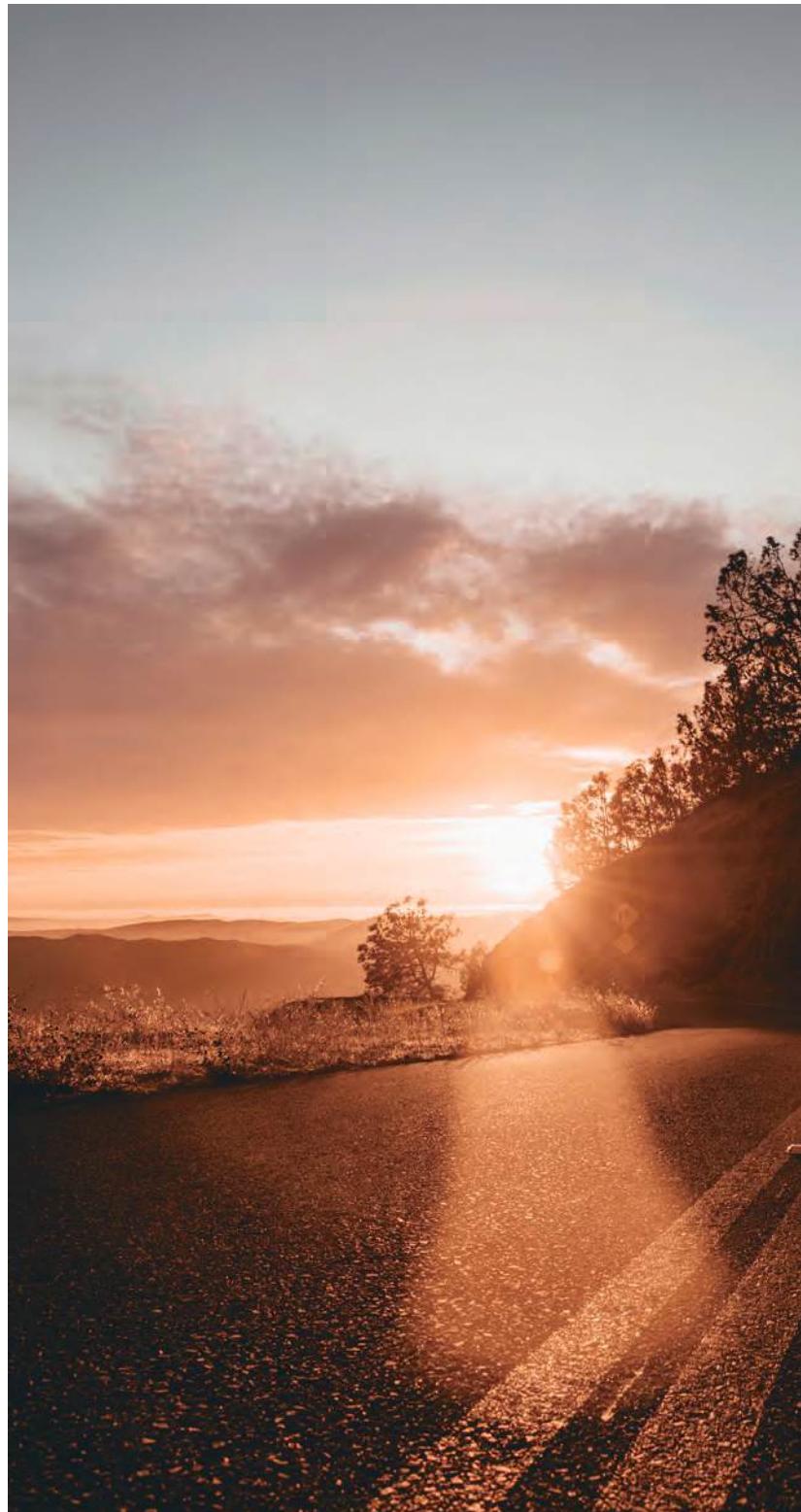
我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与天为伴，以海为裳
截木为船，携风作航
微波荡漾
河畔轻柳吹扬

我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是站在康桥上
寻觅我的心殇
月色微凉
掩不住草丛中的浮光

我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是吟诗作赋，豪饮举觞
想如他一样
可酒入愁肠
酿不成月光，只化作悲伤

我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越过古老的城邦
轻抚残破的断墙
低头思量
经不住世道沧桑

我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尝遍人生百味
历尽世态炎凉
一步一步
我还在路上



人间有味是清欢

我们总在许多“鸡汤”文中看到这句话，不知为什么，它引用到各类文章里似乎能变得更有文采。可有几人知晓，这句清淡高雅的话，又是哪位仙人的手笔呢？

我问了“度娘”，得到了如下的回答：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出自宋代苏轼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

果然是大师的作品！不禁思考起来，这个“清欢”怎么理解呢？从字面上看，应是“清淡的欢愉”。我开始搜寻脑海中是否还有那么几段记忆深刻的场景，足以称得上“清欢”二字？

哦，是有的：三四岁时在院里的桂花树下惬意地睡觉；五六岁时和家养的老猫在屋顶上数星星；七八岁时和小伙伴一起在夏夜草丛里抓蟋蟀……

可是——

这些“清欢”似乎都已成儿时的忆念了。也许这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毕竟我

们长大了嘛。可连仅仅度过了十七年光阴的我，都觉得“清欢”的日子太少了，那全世界的人们、年纪比我长的人们，他们享有“清欢”的日子占的比重也许更少吧！既然这是每个年龄段的共同现象，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清欢在消失！

我们很难再像东坡先生那样与三五好友相约山村野外，品茶促膝，尝茸笋、赏风雨，淡烟疏柳。不只是我，相信许多人都曾有过一个梦想“清欢”的地方，那里的日子变得慢，那里的生活很安逸，那里充满了欢愉与清淡……当我们品味不知名但分外清爽的野菜时，会感觉它比玉盘珍羞更美味；当我们发现路边不起眼但花纹色泽精致的石头时，会感觉它比钻石更珍贵；当我们虔诚地抿一口冻顶乌龙时，会感觉它比一切的宴席更为清香……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清欢。

清欢之所以好，之所以被许多人向往，是因为这两个字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清静、淡雅，无欲无求、乐守本心的佛性。它不同于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张扬豪放，或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

散发弄扁舟”的自我放逐；也不同于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怀激烈，或是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的绵绵情恨；亦不同于王国维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的刻骨铭心。因为这些情感我们都能真真切切的体味到，触碰到，而“清欢”则说不清、道不明，它的境界似乎太高了，无所欲，不求物质上的丰富，只在乎内心之本，在乎人的精神感受。

所以啊，在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想要一方“清欢”太难了！

眼睛想要清欢，可看到的只有广厦林立、车水马龙；鼻子想要清欢，可闻到的只有雾霾、废气；嘴巴想要清欢，可尝到的只有转基因、速成肉；耳朵想要清欢，可听到的只有城市喧嚣、人声鼎沸。其实并不是想有意批判这个世界的浮躁喧腾，而是对于清欢的难觅感到无奈与痛心。它就像是一个珍稀动物一样，在时代的快速发展进程中，逐渐被人遗忘，逐渐走向灭绝。

清欢何处寻？唯有浮云知。

闲暇之余，若想要真正的体味清欢，不妨去山中走走，寻一处民宿，置身于秀美的树林里，泡一壶好茶，盘坐于草垫，静闻着花香，听鸟虫欢快地吟唱，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自在人儿。不要说这是逃避现实生活，其实这正是当下忙碌的人们确实需要的清欢，一种安抚压抑、紧张情绪的良药。

至此，我们才能从内心叹一句：人生有味是清欢！

点评：

“人间有味是清欢”，不错的，这是你我心中的小桥流水，是万人心中的诗和远方。当我们选择用诗和远方去挑战眼前的苟且，我们定是难以获胜的——苟且有一万种诉求，而诗和远方只有一种快乐。难道我们真的只有去逃到那深山，远离喧嚣，“偷得浮生半日闲”吗？其实不然。林徽因在《窗子以外》中以窗子为喻，所表达的是人们心中产生了对外部世界的隔阂。表面上看，广厦千万困住的是我们的形体，更深层的是现实生活束缚住了我们的心灵。正是因此，真正的“清欢”，并不一定是在于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也不关乎我们身在何方，不必拘泥于形式，不必限于生活中的繁琐，心灵的“窗子”若是打开了，轻轻望一望窗外的风景，触一触这个世界，听听它的心跳，那时，我们便在这浮世中，也品味到了“清欢”。

点评人：孟秋达



有颗红心，我很满足

这么说吧，这篇文章带有一点政治性。

这么说吧，这篇文章非常的“中国”。

这么说吧，这篇文章又红又专。

我平时都不大写这样的文字，况且有那么多的报纸、媒体、同学都写着这样的文章，之前我也觉得可能不需要我再自以为是的动动笔墨。可是最近我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何产生经历了很多时间和事件，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问题是：

为什么这么多年在到处可见的宣传国家伟大的文章的影响下，依旧不觉得中国有多么强大并且喋喋不休的抱怨这个指出那个的还大有人在？

对不起，我实在看不惯。

当然这些人不包括平时会对国家发展政策提出正面见解的，又或者有些小吐槽的人，这是值得提倡的事，我们的国家需要这些声音。可我指的群体是，总是对国家抱有怀疑态度，并且非常不负责任的对国家的一些措施进行毫无根据的批判，一通怼之后自己却没有付出一点行动，还在理所应当的享受着刚刚批判过的国家政策带给你的社会福利。

喂喂，自己打自己的脸，不疼吗？

建国已经70年了，我们的人口群体已经换了三代了，70年看似不长，三代人看似挺少，可是依然能消磨掉很多东西，很多情感。现在的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建国那些年的老一辈人所经历的苦难和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筹备、十年灾害、文化大革命……我们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可能也只是在历史书上学过，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只是知道历史，却没有更深一层的感悟。或许我一个00后没什么资格用这样的语气阐述，毕竟我们一出生就是二十一世纪，可以这么说，大多数方才所说的那些人，都是出生以来，中国就比较强大的，并且发展到现在的国际地位。可是这样的社会，对于我们来讲，是现实；对于我们的上一辈来讲，是理想；再上一辈，是梦想；而对于建国前的人们来说这根本就不可奢望。中国从清朝后期一直积贫积弱，可从建国到现在这般地步，只用了70年。感觉挺长的对吗？来我们看看世界。美国建国200多年，现在是国际第一的超级大国，但依旧没有称雄世界，最近又熔断了n次，华尔街的专家们有的忙了；英国，一个老牌强国，之前用殖民掠夺积累国力，发展了300多年后，又因为要脱欧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无顾它暇；前苏联老大哥，本来强大无比，与美国叫板，轰轰烈烈七十年，却又走向分裂，布尔什维克只存在记忆中；遥远的非洲大陆，烈日曝晒下的人们，还在过着我们几百年前的穷人生活……

喂喂，有点数，知点足，好么？

凭心而论，中国这七十年来，除开自然灾害这种不可抗力，真正由于制度或者人为因素导致的灾难不过一手之数。知道阿富汗战争

吗？知道越南战争吗？知道现在中西亚还在炮火连天吗？知道叙利亚会为了一座城市不停打仗吗？正是有一个伟大的祖国，这样的残酷的战争悲剧才挡在了国门之外。体会不到的去玩玩战争策略游戏，把难度调高几千倍可能差不多就是当时的我们所面对的程度。知道美苏冷战吗？知道中苏关系恶化吗？知道中美在联合国的角力吗？在当时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的国家没有被胁迫，没有被压垮，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斡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靠的是什么？觉得很简单吗？多看看宫斗戏，把里面勾心斗角的程度提高几千倍，差不多吧。看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悬在头顶的定时炸弹，嚷着民主民主，确实很民主，全民公投都能有两次不同的结果，一项议案废了又立，立了又废，这样的民主确实好呢。有一说一，说这些不是为了贬低国外，盲目自大，而是为了告诉这些人，你们每天都当玩笑或者一个梗喊出的“社会主义好”，是真的具有特别大的优越性。

说到这，仔细想一想，我们经历了不断的探索，学习了那些失败国家的经验，吸收了其他国家的长处，这其中不知经历了多少苦难，我们的中国才发展的这样强大。这其中的艰辛，不是我这短短的几行叙述能表达的。那么，说点事，您听听，感受感受。

有一位将军，在中美建交蜜月期的时候，被派遣去美国学习先进装备技术，开开眼界。在美国考察的最后一天，中国代表团连续参观了美国海军的“福克斯”号导弹巡洋舰、“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和“小鹰”号航空母舰。虽然美国海军表面上接待隆重，礼遇甚高，但技术露底不多，不准我们近距离接触武装器

械。这位将军心系国防，参观美国小鹰号时侧着身子，踮起了脚尖，往美方技术人员操作盘上看去，努力不碰到装备，他那满是认真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惊叹。憋屈吗？当然憋屈！可是为了国家的海军发展，这点苦头算什么？

“中国总有一天也会拥有自己的航母！”

这位将军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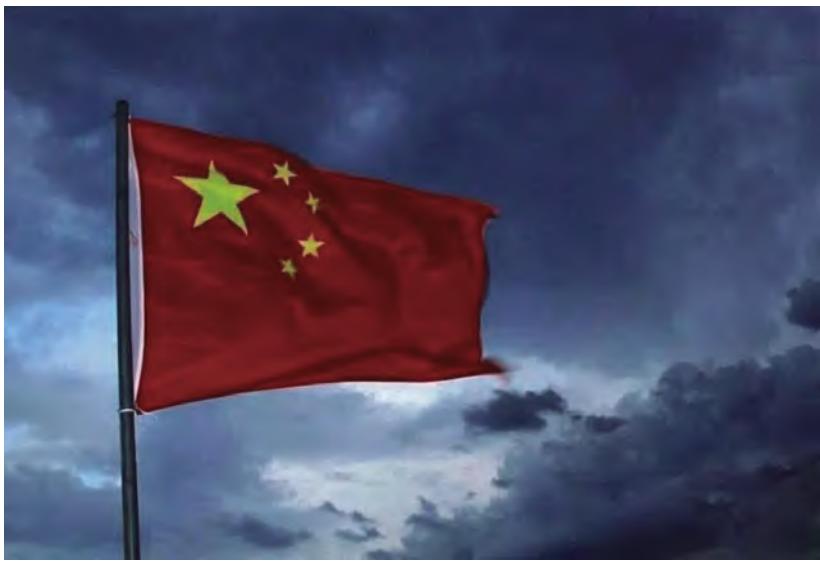
刘华清将军，时任海军总司令员，上将。

一位上将，降低姿态，踮起脚尖，只为看一眼我们暂时所触碰不得的先进装备。这一踮脚，使得中国的航母事业开始启程，刘华清将军也被誉为“中国航母之父”。将军，您看到了吗，我们的国家拥有自己的航母了，还是两艘。

这也仅仅是我国七十年来数不胜数的事中的一例，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为之动容。

别总想着国外有多好，行吗？别总那么悲观，那么右，好么？别总处心积虑的想从小把孩子送出国去，甚至欢天喜地的改国籍了，可以吗？是的，不能取得了这些成就就骄傲自满，可是这是理所应当的身为中国人自豪啊！中国用了七十年完成了其他国家百年多做到的事情，真的决不只是说说那么简单。是的，会存在诸多问题，会发现许多弊端，可我们的国家，不正在一点一点改革，一点一点推进吗？

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真的具有极其巨大的优点。就拿这次疫情来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可以在第一时间抽调全国10%的医生队伍奔赴武汉，能在短短十天建成一座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拥有15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能一声令下全国上下同心抗疫自觉在家隔离，能有国企迅



速“改行”生产口罩，如今日生产量破亿？我想关于这些我不必再多说，每个人都能体会到。

你可以不接受那些你认为是陈词滥调的宣传，你可以不去关注你认为没有必要的报道，你甚至完全可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窝在自己家当个家里蹲，没有人会管你。可但凡你接触社会，上班，学习，娱乐，请你保证不要动用这些社会资源，否则就不要用一张不负责任的嘴，说出让人心寒的话语。最不能忍的是认为这次的全国哀悼是形式主义的人，拜托，你真的知道形式主义是什么吗？不知道就不要自以为是！这种全国性的大活动都是形式主义？这些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牺牲了的英烈们不配拥有这样的国礼？荒谬之至，愚蠢至极！的确，不会有警察跑上你家勒令你哭天喊地，不会有媒体报道你虔诚默哀，不会有政府让你必须穿着丧服去广场排队献花圈。事实上，没有人会关注你，强迫你。可是你自己对于这件事，对于国家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这么一看清清楚楚。如果你依然没有什么感觉，我行我素，没问题，继续为了你不能打的游戏，不能看的电

视哭嚎吧，我只当你不配生在中国。也不要惺惺作态地跟风喊着“此生无悔入华夏”，却为了一天的禁娱破口大骂，这才叫形式主义好吧。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请记住，我们是中国公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来不会向困难低头，也绝不会被压垮。永远飘扬的五星红旗，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国旗，至少我认为比一些国家花花绿绿的色块要好看多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最伟大的人民，经历了风风雨雨，无数的人倒下，无数的人冲上，脚下即便是泥泞的道路，胸膛中跳动的是炽热的红心，永远仰望的是无边的星辰大海，会不断为了那个整天挂在口中的中国梦，奋斗下去。即使这个国家处于困境，即便这个国家前途艰险，可风浪过后，永远都是灿烂的明天。这样的中国，我们应该为之自豪，我们应该为了她的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爱国的话语总要说说，付出的努力更要去做。或许未来的未来，仍然会有这些自认为“言论自由”的人，可我知道，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样的人永远也无法成为国家发展的绊脚石，顶多是风中眯眼的沙子，揉一揉就没了。毕竟没有绝对干净的地方对吧，就当小蠹虫养着好了。

不过还是劝你们善良，醒醒吧。
有颗红心，我很满足。

键盘侠们，民粹和阴谋论可以休矣



看了啸宇的文字，深感震惊而愤怒。对此，我还是把这些心中长期淤积的不满一吐为快吧！

一、关于日本捐赠的民粹

在这个特殊

的春节，新冠疫情席卷神州大地，中国无疑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劫难。但就在中国因为这可怕的病毒而被迫进入紧急状态时，各国都对中国慷慨地施以援手。从日本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到俄罗斯的“183立方米”，如雪中送炭，让我们感受到别样的温暖。

然而，就有一些愚民，对此却表现得令友人寒。

就在我们因一衣带水的邻国那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而感动震撼时，武汉竟然就有媒体大肆鼓吹什么“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来为我们表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的闹剧。的确，日本人曾经侵略过我们，犯下滔天罪行，这是不争的事实。中日之间前几年也因为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而闹得很僵。但现在日本的确倾全国之力来帮助我们，也该让我们暂时释怀了吧。不论人家写的是什么，日本的捐助毕竟是让武汉多少民众以及医

护人员有了口罩防护服可用啊。我就怀疑这些媒体人是何居心，难道说和我们有过节的日本就不配帮助我们吗？他们恐怕也是这批捐赠的受益者吧！他们又怎么配享受人家日本的恩惠！这就是典型的所谓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行为。历史已然成为历史，国耻我们不忘，但恩情，我们也不能漠视！

更何况，日本人是用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来支持我们，这样一句优美的诗句的确未必比“武汉加油”更有成效，但却比一句武汉加油要感人许多。当别的国家用我们的语言为我们加油，让我们震撼时，在感动之余，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已经退化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整天以五千年文明古国自居，宣扬什么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这也是我们这些网民所大力鼓吹的吧！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来回来去就都是“武汉加油”“中国必胜”呢？对此，著名网文作家六神磊磊就此写道：“我们的语言不是花底裤、素底裤的问题，而是没底裤的问题。”意即中国人已经很难说出高雅的语言了，虽说有些危言耸听，但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一下了。

日本的确替我们传承了太多的文化，那些唐宋余风许多不都是在日本得以保留下来的吗。日本人默默帮我们延续着一脉文化，而中国却仍在盲目地宣扬自己残缺了的中华文化。有些人甚至连中华文化的内涵都不明白，却仍

在大肆宣扬中华文化。而现在中国有难，日本作为我们的友好睦邻伸出援手，却被我们狠狠地伤害了。而那些冷漠地宣扬“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的人，你们引以为傲的“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呢？你们引以为傲的“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呢？你们引以为傲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呢？

这种民粹的“不忘国耻”的碍国只是怀恨在心，鼠肚鸡肠的小人心理。什么叫“中山狼”，什么叫“狗咬吕洞宾”，什么叫以怨报德，什么叫忘恩负义，大抵就是如此吧！这些民粹者不但与中国人所追求的君子形象相去甚远，就连基本的人之常情也基本不具备了。呜呼，这些人怎么愚昧到这样无可救药的程度！一边看着二次元，喝着抹茶，听着《秋意浓》（日本人的曲），用着日本货，一边大骂“小日本”“鬼子”这些

侮辱性的词汇，这不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又是什么！

我们网上有各种网管，各种监查者，但为何连这些键盘侠，网络喷子都压制不住呢！那些脏字我们有时候要和谐掉，为何还留着这些网络愚民在网上丢人现眼呢！我们的网络文明之路还要走多远呢！

我并不是所谓精日，但这些民粹已然让我出离愤怒了。呜呼，我还能说什么呢！中国人的思想是不是还在一片铁屋子当中呢？我们到底何时才能真正醒过来呢？让我们用真正的理智来思考，不好吗？时间永是流逝，网络依旧混乱。但愿我们真的能摆脱民粹的控制，恢复理智，还网络一片清净吧！

p.s.结尾仿了几句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也曾到日本深造过呢~

40

文/豆豆

明星局长

C城是J省的重要城市，生态良好，环境优美，湿地众多，是野鸭迁徙的必经之路，每年秋天，野鸭从这南迁，次年春天，又经此北归，可谓野鸭以及大雁等候鸟的重要中转站。

蒋为是C市的环保局局长，专门负责湿地的保护及野鸭大雁等候鸟迁途中的保护工作。近些年来，在蒋局的领导下，C城环保局多次获得优秀局署称号，屡次被省里领导点名表

扬。而蒋局长，由于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且工作业绩显著更是成了省里的明星局长，三天两头地到省里汇报成果，分享经验，还不时参加些全国性的会议，获得同僚们的一片羡慕与赞誉，连市长见了他也得让他三分。

又是一年寒秋，C城上空出现了雁阵惊寒的场景，野鸭和野雁，一群接一群，一波接一波，蔚为壮观。在一个个湿地保护区里总有蒋局为它们备好的食物。这些食物是蒋局长经多

方调研研制出的既能补充候鸟的食物来源，又不会使之失去野外求生本领的特质食品。蒋局用多年时间花了大价钱才研究出来的。候鸟吃了以后精力充沛，身体健硕，飞到空中以后像一群群蝶泳运动员，画出一道道美丽的痕迹，优雅而简洁，健美而轻盈。

这一天，蒋局上班以后打开电脑中的监控系统，观看候鸟飞行的画面。突然，他注意到一只离群的野鸭，惊慌而无力地飞翔着，它的身体不住地摇晃，一只翅膀拼尽全力地扑打着，这显然是一只受伤的小可怜！蒋局黝黑朴实的脸不觉也拧在一起，双眼射出喜悦的光。他又立马收住脸上的表情，连忙把麻副局长找来。麻靖远是他的老搭档，得力助手，两人情同手足，配合默契，可谓珠联璧合。麻副见此情景，也很焦急，和蒋局略作商议，立即派人去全面搜寻受伤坠落的野鸭。野鸭得救后，两位局长又隔三差五地像探望生病的前局长那样去看那只野鸭，询问其伤情。他们还为野鸭取了个名，叫翔翔，有时还亲自喂养它，真是无微不至。

这样一来，蒋局长的名声更好啦！市内省内各大报刊蜂拥而至。各级单位领导前来视察学习，把两位局长忙得是不亦乐乎。但看到一番工作卓有成效，两人心里都美上了天。他们一面从容应对着媒体，领导的采访，一面又进一步从国外斥重金邀请兽医专家桑迪教授来诊断，并提出一套完整的康复计划，付诸实施。这一下，新闻联播都给惊动了，也赶来报道！蒋局长更是全国闻名的好局长啦！面对记者的采访，蒋局长动情地说：“野鸭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在食物网具有重要地位。C市有幸处在这样一群可爱的生物的迁徙路线上，一

定要为这些可爱的生灵保驾护航，坚决不让盗猎分子有可乘之机！”这段话，蒋局长说得铿锵有力，甚至说自己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怎不令人心潮澎湃。

野鸭翔翔也就此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当翔翔放生的时候，J省的刘省长也来参加仪式，完毕后，刘省长对蒋局长又大加赞赏，十分引以为傲，说要提拔他。哪知蒋局甘于平凡。拒不接受。又是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语来表明自己的志向。说得刘省长自叹弗如，也感动地留下了热泪。

望着南飞的翔翔，蒋局长充满希望地注视着，忍不住舔舔干渴的嘴唇。视频放到网上，也立马上热搜，收集了近亿枚赞！在网友的一片赞扬与憧憬中，在沿线热心网友的密切观察与保护下，翔翔顺利飞到南方过冬。

热闹的迁徙季终于过去，C市的明星、骄傲蒋局长的生活也渐趋平淡，他和麻副局长来到多年来一直光顾的一家小馆。这家小馆近似于农家乐，位于湿地群中，景色宜人，位置隐秘。两人对着菜谱研究半天，终于确定了自己的饭菜——当季野鸭四吃。

两人欢饮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



黑暗中，向往生的美好

在这里，人仅仅是由物质堆积而成的生物；在这里，人又能最大程度超脱出“人类”的范畴。

——题记

已经记不起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死亡这个话题，年纪尚幼，恐怕大人也不指望我能理解什么，毕竟那是我的眼中只有积木火车变形金刚，

“死”是个什么新鲜玩具？我心里可没它的一个位置。第二次也不知几岁的哪个夜晚蓦然想到它，想到爸爸妈妈形容的“什么也不知道了”，竟兀地生出一阵恐惧，莫名其妙的闭上眼想体验一下，奈何感觉不到“没感觉”，便吓出一身冷汗。而后第三次，第四次……渐渐承认了它的存在，却觉得远在天边。直到第一次亲眼目睹亲人的离世才猛然发觉死真是个坏东西，它无处不在、无法逃避、无可奈何。

世界上每秒平均有1.8人死去，每分钟就是106人，每小时6300人……或许我写完这一小段的功夫里，世界某个角落的某个人双眼就再也睁不开了吧。

这样的故事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每天都会上演，我们把它叫做医院。无数人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同时无数半只脚踏入冥间的人被生生拽了回来。绑在绳子中间的病人，跟阎王拔河的医生，给医生递绳子的救护车……《人间世》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并记录下来。医生上下翻飞摆弄着医疗器械，亲戚家人生离死别时的撕心裂肺，医患之间由无可奈何转化成的矛盾……这就是人间之味。“除了死亡，其他都是擦伤”一言，在

这部影片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通往天堂，路过人间，他们该怎么告别？

24的邓某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就被紧急送往医院，只因生日晚宴上多吃了一些生海鲜，消化道急剧感染溃烂的同时病菌转移到了心脏，加上凝血能力极差，医生们给出的唯一治疗方案是：全身换血。

镜头下，一包包血袋灌入输血器，24岁的病人胸膛被剖开，露出里面跳动的，衰微的心脏，医生将一条条人造血管缝合，一张张完全染红的纱布被丢进水盆，绽放出生命的颜色。我是震惊的，长期玄幻科幻小说的熏陶让我总固执的以为人体拥有无穷的潜力和奥秘。但此时，手术台上的人，手术台上的人类，只像一台即将停止运转的机器，心脏是发动机，血液是燃料，这平时瘆人而引起不适的红色失去了全部精神层面的意义。而小伙子唯一的依靠也不再是他的意志，而是他身边围成一圈的维修工。

“当了医生以后，你会发现人类真的很渺小。”第一阶段手术后，主刀医生这样说。蓦然我觉得，人为了一些破事儿暴怒咬牙切齿，真是蛮不值得的。海啸过后，人们才会怀念起当初跟洪水较真的日子。

下午五时，病人病情再度恶化，血源已供应不足，医院主任给血战打电话，却被告知使用四个单位的血浆已是极限，“求你们了，再给两个单位吧，24岁啊！24岁……”

两个单位的血送到了，他却走了，留下跪地痛哭的家人，女朋友，48小时未眠的手术大

夫们，和数不尽的梦想与誓言。

导演周全曾说：“《人间世》的片名取于《庄子》，庄子把生与死当作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生为死的前奏，死为生的延续，最大程度的消弭了死亡恐惧。之所以将片名定为《人间世》，是希望把影片的主题再扩大一下，并不是仅仅讲几个医疗故事，而是通过医疗讲人与人，人与社会该如何相处；人与喜怒哀乐，与生老病死该如何相处。

你是否注意到了悲剧里的几个细节？

比如那些刚刚从冰柜里取出的血袋，医生们把它们放进领口，用体温捂热。

比如那破例送来的两单位血浆，主任苦苦哀求，呐喊中透露着人情与责任。

比如那治疗用的天价费用，家人们焦急等待时一个一个电话，用尊严换来生的一丝希望
比如.....

也许为了这些人，我们更应该好好活着。

上海临汾社区有一个尚未普及的特殊医疗机构，叫做“临终关怀医院”，住进这里的人，平均住院时间只有13天，因为他们大多是放弃治疗的癌症晚期患者。一个夜晚，阴云密布，一位意识尚还清醒的老人想找人聊聊天，心理科主任从睡梦中被唤起匆匆赶去，握着老人布满皱纹的手，注视着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倾听他藏了一辈子的，大大小小无比珍贵的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漫聊彻夜后，主任这样说。

“我很幸运自己能听到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也很幸运能帮助他们无悔走完这最后一段路。”

与此同时，一位父亲在“自愿放弃治疗，捐献器官”的承诺书上，颤抖着，一笔一画的签上自己脑死亡儿子的名字，这一定是他为人父以来最难的一次家长签字，也或许是最后一次。但六个器官，立即拯救了六个生命。

与此同时，呼啸而过的救护车里，三位工

作了11个小时的急救员忍着饥肠胃病和发紫发青的双手，继续用力胸外按压，为病人的生还提供最后一点可能。

无情的死亡面前，人是那样渺小无力，但浓浓的人情却竭力守护着最后一道防线，给人以温暖、希望与力量。人从未像此时一般团结，撇开了所有的利害，丢掉了社会的枷锁，回归到原始，与最强大的敌人抗争，凭借善的本能去抓住不可能中的每一丝可能。

但有时，人类自己却在毁灭这一切：大闹医院的死者家属，喝醉后赖在担架上死活不肯下来的醉汉，说

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送礼.....寒了多少医生的心，她们握着绳子的手悄然松开，其他拔河选手的压力便又大一分，当最后一只手松开后，防线自然瓦解，人类和死神之间将不再有任何距离。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过年时一家亲戚欢聚一堂，爸爸突然问小儿子以后想当什么。六岁的孩子想了想说：“想当名医生”。妈妈乐开了花：“医生好啊，社会地位高”。舅舅跟着说：“收入也高！”姑父想了想：“关系网也发达”。然后大家问小男孩为什么想当医生，孩子歪着头，“你们说的我都听不懂，但老师不是说医生可以救人吗？”

愿我们善待自己，珍惜生命中的每个来客，亲人，朋友，因为死神无处不在，莫要留下遗憾。

愿我们尊重为我们付出的人，用真情捂热他们的心，毕竟这是人类的最后一丝反抗，一抹倔强。

愿我们也让自己单纯一些，少些勾心斗角，少些不必要的烦恼，让每一天充实而有意义。

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致 谢

Hi, 你好, 很高兴能通过这种方式和你见到面!

首先, 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我们能够成长起来并且能够坚持做下去离不开各位读者以及电台听众的支持。没有各位, 仅凭我们几个涉世未深的高中生是无法成功地坚持做下去的。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决定要好好地将这个内容做下去。毕竟, 当今社会上最不缺的就是内容创作者, 而优秀的内容创作者也是比比皆是。我们仅凭几个在校高中生, 每天只能在学习之余进行文学尝试, 基本不太可能带来什么优秀的作品。但是, 正因为有了你们, 我们的内容才能更丰富, 我们的故事才能继续书写下去。We are all in a Family.

其次, 我想感谢我们的友台——独翅鸟。他们是由国际学校或国际部学生组成的文学联合群体, 拥有着庞大的阅读受众和精彩而不失生活化的文章内容。他们也是我们创立之初的模版——在2019年的10月, 我们两个平台相继创立并开始运营。他们的运营方式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追求的; 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 他们的运作方式给予我们许多经验。我想, 他们大概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吧。

最后, 我想要感谢, 并且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写手和主播们。在我刚刚开始运作公众号之初, 我的同班同学——写手南巷雨潇(即《黑暗中, 向往生的美好》作者, 主播翰霄)以及主播白玖就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 并愿意在各种方面尽可能帮助我。当然, 还有其他一直以来努力写出更好的内容以及作品的各位写手和主播们, 是他们所有人的努力创造出我们虽小但仍有所成就的现在。

Onward through Life you go, you are always with us.

这里是LifewithUs, 祝你今天愉快!

Darren. H. Wang

Night of May. 26, 2020

主编: Darren. H. Wang

设计: 亮点平面设计

文案: Authors from LifedeDarrenEtFriends

前言: Nancy Hu小胡from独翅鸟

鸣谢:

公社/主体/法人/集体:

独翅鸟

Lifewith# Studio, 代表LifedeDarrenEtFriends公众号和LifewithUs电台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网易云音乐

新航道青岛学校

个人/代表:

Erin. W. Wang 王 微

Wentao Sun 孙 文涛

Vivian Shi 石 晓艺

Eddie Zhang 张 钰

All Authors and Anchors

2019–2020 LifedeDarrenEtFriends, under license to Lifewith# Studio.

All rights Reserved.

Onward through life you go,
Are you still alone?



#Life With Us  #Life With All